



雜文

並元賊犯

中國後所作

三山所南鄭思肖億翁

長宗鄭
振鐸西
請并本

欽懶道人疑雲小隱記

欽懶道人蘇人也既欽矣又懶焉蘇人中之真蘇人也今天下人荒涼如秋夢影白日聲飛空青弔形獨淚怨逼春枯愁挾秋語均化為蘇人矣悲哉與其流於流孰若止於止欽兮懶兮如雲之凝若迹於迹無心可心孰識雲之即吾兮而吾之即雲兮其凝其質其散其天乍離乍合孰操孰舍吾不知其誰為之也

陟隴之堂索玄之根欲名其誰實不可得安能擬其
爲之者與或者曰疑雲小隱在西湖之上歛懶道人
所創四方高人息肩問道粥晨飯午棲神遊真之所
也吁吾匪不知創者歛懶道人也然歛懶者其號骨
肉者其形捨是而索之則爲之者誰與問君而君不
知問吾而吾不識吾亦不識君之爲誰吾之爲誰也
彼其彼此其此互名其名聾瞽至死或欲識之請問
於疑雲小隱主人歛懶道人

一愚說

愚衆所鄙之之稱也喜而納之者其隱於道者乎予
世今之世莫人其爲人軋乎憤騁乎矚而兀兀而訥
訥素無怪其爲愚而喃喃而巖巖今亦化而爲愚惜
哉愚於君父家邦則天其遊愚於胡虜巢穴則身其
囚弔日景之燭物不晶慘淚痕之泣晴欲突臨風一
呼將莫裁其所之也唯予之不甘於愚乃所以全其
隱於愚也取

靜淨說

淨生於靜靜一其淨空然冷然玄玄其玄寥廓無象

先吾之先索無首其首潔無垢其垢後吾之後萬化
形其妄吾靜淨其真委天地冥日月靜無靜淨無淨
吾其靜淨靜淨其吾二其二一其一匪二匪一悉吾
太極

夢遊玉真峰餐梅花記

德祐六年己卯冬至前三十六日其夕三更後鄭子
得一夢始則栩栩然冥冥然若冪若蟄若醉若曠若
迷身雲霧中憑虛任其所之俄而遽遽然泠泠然若
有所至然開目則身在山中私謂其地爲西蜀之極

西其山中岩崖巘壑參錯綿亘峙竒走怪形勢飛舞
非漁樵耕獵所趨塗徑其僂怪龍虎所區窟宅三晝
遊覽萬不六七忽迫暮遇深澗徹碧之溪竟行水面
水離足三二寸沿側石之徑行迂峻探窅篠至一澗
石門忽自開入之數里始露霄漢寬敞如平地見可
仰不可陟壁立之峰聳身卽騰飛至其上得一盤石
潤潔如玉色平滿整葺方可七八百丈四垂斗絕下
視無底上有大古梅一結根罅石之土始一兩花湏
臾盛開香透頂腦復意其時初冬至正十五六間月

輪懸於天頂駐而不動相去甚近極大極明直千百
倍次寥空潤清氣逼人我心顛喜興趣辟易手摘梅
花食頃空其樹匪若世間梅花帶清苦氣味甜美如
嚼新軟白石髓且口咄咄文其事欲紙紙至筆具隨
之懸筆飛寫字狀極怪不類世俗書其文曰我鍾
先天至清之氣毓其神必以後天至清之氣養其形
晒彼熟食之子火氣昏其清明溘死其命於穀肉之
殼終棄墜其魄於冥城草木英華後天之清氣也梅
獨優之一陽而花六陽而實爲純陽之果其花天真

之身至香無垢真白終其性戕以霜斧雪斤莫能天
彼之命黑魔癡慘欲殺萬物以死身抱微陽一脉之
仁出而萌芽欲絕不絕之春性和氣良滌風骸腥滓
盪化真水培固命蒂歸脉於踵綿綿其息久之鍊骨
堅而空透體性不壞猶精金然吾嗜之者以此平生
所食數溢于樹矣來遊此峰太初真氣所結懸空而
擎不與塵壤通接九疊九萬仞霹靂坼裂神護鬼捧
吸納煦洩撐突峻削磅礪垓北山氣清潤滋石孕玉
山脉相鎖若犬牙啣錯深走地底鍵幹坤軸獄形坡

心史 卷一 四
隨臣伏若拜奄蔭娑婆歸然而帝飛身陟之千清萬
竒叢併心目空中有聲之者曰此玉真峰頂也邇來
四百萬劫無人至此矣梅花一樹與天地日月全生
更莫算其幾微塵劫伏羲未生前嘗開一花今天地
荒老萬物多故欲仁下土故花又開天道健地道順
王道昌萬物壽吉樹拱百圍花大半尺樛枝偃蹇根
絞石隙天根月窟和氣之液洪濛之雪構爲花骨世
不得聞仙不得識今焉大寶珠玉飛出泥丸化而爲
月御天中央直若干輪圓月合成一月迫窄六虛焜

耀陸離開大光明一被照耀咸悟長生大星疎疎可
數可取小星千千踏向足底清極顛默氣薄金石頑
立梅下頻嗅頻笑方瞳不瞬溜碧相射竟欲與之俱
化泯而爲一倏躍而動手盡其葩齒鍊爲丹火涼水
浮玉池甘香骨瑩肉化鼻舌毛孔悉迸散香霧六合
同同燦發玉光萬返乎源其心忽空一旦獲無身之
身還我於無極於戲偉哉書此文訖舉頭睨此樹又
英英而花矣花愈盛香愈清更欲採食輒仰面長笑
聲震空碧遂驚寤神思恬淨舌根猶香夢中之文凡

千餘字一筆而就且而遺其半又二三百字怪不可曉剔抉其支離脉絡之以意潤色之以辭仍紀顛末遺爲他日一笑耳聞者異之曰竒哉夢也曰竒之則不竒矣夫人之夢皆紛雜之念凝之於神因其昏昧乘氣機恣縱變化其魂實未嘗出於身外真有所遊歷或先識其事或雜揉於感多慾者夢猥而昏無念者夢寡而清要之俱化也詰其根則妄爾樂廣之論未悉也別之有周禮六夢焉昔黃帝夢遊華胥高宗夢得說文王夢帝與九齡孔子夢見周公佛夢金鼓

老子夢遊芻賓莊周夢爲蝶孰謂至人無夢乎其實皆托言也假夢以喻其意彼數人者直不可測泥之反失之豈如左傳所錄之夢非先識其事則雜揉於感者耶聖賢或夢亦覺衆人雖覺實夢此以異也夢生夢死夢榮夢辱蠢蠢夢晝紛然蕉鹿盲於心偉一漚斥溟渤反誇爲極智夜夢泛而無根覺則出之晝夢苟差敗乃德不得爲善人瞢無寤時晝夢之害過於夜夢遠矣悟者蓋寡我未生之先寂然而無爲我既生之後順天理以全歸厄之不挫也天之不憂也

奚以富之貴之福之壽之耶無愛風慾薪鼓爨靈臺
之火情想俱枯顏喏喪其肢體視實無視聽實無聽
思實無思五官咸天厥職一無所倚孰爲夢孰爲覺
然則向之所夢又不可以夢而夢之矣

自戒

有行至貧至賤可以進之無行至富至貴不可親之
何也有行之人綱紀森然動皆法度不敢一毫越理
犯分恣其所行雖貧乏不以爲不足無故與之猶不
受况妄謀乎忠孝仁義睦於家藹於鄉不以害遺於

人斷無後殃無行之人譎佞殘妬塞於胸間心目所
至悉犯於理貪涎滿吻并包之心熾然使得時則以
勢劫之矣雖死且有謀餘孽猶毒於人必難終以福
匹夫有行保身保家保子孫遺善爲閭里傳卿相無
行亡身亡家亡國亡天下遺臭爲後世笑敢斷之曰
無行之卿相不若有行之匹夫得若人而交之非損
我者也實益我者也然我或有一於此人將拒我如
之何得若是之人而交之耶其懼人之拒我也莫若
以所以拒於人者反拒乎吾身庶乎可矣妄以言議

人則幾於小人能自檢其身則不失爲君子終身其
行斯言乎我少也昧惟由我父所行之塗行焉凜
凜然或恐悖之玷於父母願必進於道期爲君子
之歸故書以自戒

文丞相叙

國之所與立者非力也人心也故善觀人之國家者
惟觀人心何如爾此固儒者尋常迂闊之論然萬萬
不踰此理今天下崩裂忠臣義士死於國者極慷
慨激烈何啻百數曾謂漢唐末年有是夫於是可以

規國家氣數矣藝祖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大哉
王言直驗於三百年後丞相文公天祥才略竒偉臨
大事無懼色不敢易節德祐一年乙亥夏遭韃深
迫內地公時居鄉挺然作檄書盡傾家貲糾募吉贛
鄉兵三萬人勤王除浙西制置使九月至平江開
闔十一月朝廷召公以浙西制置使勤王入
行在二年丙子正月韃兵犯行在臯亭山丞相陳
宜中奏請三宮不肯遷駕卽潛挾二王奔浙東
韃僞丞相伯顏聞而心變意欲直入屠弑京城在朝

公卿咸驚懼衆從史文公使韃軍前與虜語 朝廷
假公以丞相名及出一見逆臣呂文煥卽痛數其罪
又見逆臣范文虎亦痛數其罪文煥文虎意俱怒導
見虜酋伯顏公竟據中坐胡床仰面瞠目撚鬚翹足
倨傲談笑虜酋伯顏問其爲誰公曰 大宋丞相文
天祥伯顏責不行胡跪之禮公曰我 南朝丞相汝
北朝丞相丞相見丞相不跪遂終不屈其他公卿朝
士見虜酋或跪或拜賣國乞命獨公再三與韃酋伯
顏慷慨辨論尚以理折其罪辯析夷夏之分語意皆

不失 國體深反覆論文煥之逆伯顏竟解文煥兵
權又沮遏伯顏直入屠弑虜掠京城百姓之凶伯顏
始怒終敬爲其所留不復縱入京城竟挾北行至京
口賊酋阿朮勒丞相諸使親札諭維揚降韃獨文公
不肯署名虜酋暫留公京口虜館時維揚堅守城壁
與賊酋阿朮據京口對壘虜賊禁江禁夜把路把巷
甚嚴密公間關百計擲金買監絆者之心寓意同監
絆虜酋往來妓館褻狎買笑意甚相得相忘又得架
閣杜澣相與爲謀二月晦夜遁出城偷渡江登真州

岸偷歷賊寨勞苦跋涉難譬時 全太后 幼帝北
狩將道經維揚公欲借揚州兵與賊戰邀奪 二宮
還行內公叫揚州城揚州疑公不納復西行叫真州
城卽差軍送東往泰州由海而南南北之人悉以公
爲神 朝廷重拜爲右丞相又於汀漳間募士卒萬
餘人勦叛臣易正大驅馳二三年 景炎三年歲在
戊寅十一月潮陽縣值賊服腦子不死爲賊所擒終
不屈節談笑自若賊以刀脅之笑曰死未事也此豈
可嚇大丈夫耶嘗伸頸受之賊逼公作書說張少保

世傑叛南歸北公曰我旣大不孝又教人不孝父母
耶不從其說賊擒公至幽州見僞丞相博羅等不跪
衆虜控持搦腰捺足必欲其跪則據坐地上叱罵曰
此刑法耳豈禮也賊命通事譯其語謂公曰不肯投
拜有何言說公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及將
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我今日忠於大宋社稷至此
何說汝賊輩蚤殺我則畢矣賊曰語止此汝道有興
有廢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城郭土地付與別國了
又逃去有此人否公曰汝謂我前日爲宰相奉國與

人而後去之耶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去之者非賣國者也我前日奉旨使汝伯顏軍前被伯顏執我去我本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之二太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爲去之之圖爾賊曰德祐嗣君非爾君耶公曰吾君也賊曰棄嗣君別去立二王如何是忠臣公曰德祐嗣君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我立二王爲宗廟社稷計所以爲忠臣也從懷帝愍帝而北者非忠臣從元帝爲忠臣從徽宗欽宗而

北者非忠臣從高宗爲忠臣賊曰二王立得不正是篡也公曰景炎皇帝度宗長子德祐嗣君之親兄如何是不正登極於德祐已去之後如何是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具有太皇太后聖旨如何是無所授命天與之人與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而立亦何不可賊曰你旣爲丞相若奉三官走去方是忠臣不然則引兵與伯顏決勝負方是忠臣公曰此語可責陳丞相不可責我我不當國故也賊曰汝立二王曾爲何功勞公曰國家不幸喪

亡我立 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一日盡臣子之責
何功勞之有賊曰既知不可爲何必爲公曰人臣事
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疾雖明知不可爲豈有不下
藥之理盡吾心爾若不可救則命也今日我有死而
已何必多言賊曰汝要死我不教汝死必欲汝降而
後已公曰任汝萬死萬生煅煉試觀我變耶不變耶
我 大宋之精金也焉懼汝賊輩之焄火耶汝至死
我而止而我之不變者初不死也叨叨語十萬劫汝
只是夷狄我只是 大宋丞相殺我即殺我遲殺我

我之罵愈烈昔人云薑桂之性到死愈辣我亦曰金
石之性要終愈硬公後又云自古中興之君如少康
以遺腹子興於一旅一成宣王承厲王之難匿於召
公之家召周二相立以爲王幽王廢宜曰立伯服爲
太子犬戎之亂諸侯迎之宜曰是爲平王漢光武興
於南陽蜀先主帝巴蜀皆是出於推戴如唐肅宗卽
位靈武不稟命於明皇似類於篡然功在社稷天下
後世無貶焉禹傳益不傳啓天下之人皆曰啓吾君
之子也謳歌獄訟者歸之漢文帝卽是平勃諸臣所

立豈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春秋亡公子入爲國君者何限齊桓晉文是也誰謂奔去者不當立前日汝賊來犯大紀理不容不避 二王南奔勢也得程嬰公孫杵臼 出存 趙氏爲天下立綱常主揆諸理而不謬又寧復問有無授命耶惜乎先時不曾以此數事歷歷詳說與賊曾一聽此皆公首陷幽州之語公始被賊擒欲一見忽必烈大罵就死機洩竟不令見忽必烈因叛臣青陽留夢炎教忽必烈曰若殺之則全彼爲萬世忠臣不若活之徐以術誘其降庶幾

即主可爲盛德之主忽必烈深善其說故公數數大肆罵詈忽必烈知而容忍之必欲以術陷之於叛而後已數使人以術劫刺耳語公始終一辭曰我決不變也但求早殺我爲上賊屢遣舊與公同朝之士密誘化其心公曰我惟欲得五事曰剛曰斬曰鋸曰烹曰投於大水中惟不自殺耳賊又勸 太皇傳諭說公降韃公亦不聽諸叛臣在北妬其忠烈與賊通謀密設機穽奪其志公卒不陷彼計反明以語韃衆曾盡伏其智且俾南人群然問六經子史奇書釋老等

疑難之事令墮於窘鄉衆謀折其短誤公朗然辯析
議論了無不通強辯者皆屈北人有敬公忠烈求詩
求字者俱至迅筆書與悉不吝公妻妾子女先爲賊
所虜後賊俾公妻妾子女來哀哭勸公叛公曰汝非
我妻妾子女也果曰真我妻妾子女寧肯叛而從賊
耶弟璧來亦如是辭之璧已受僞爵嘗以韃鈔四百
貫遺兄公曰此逆物也我不受璧慚而卷歸後公竟
如風狂狀言語更烈一見韃之首長必大叱曰去有
南人往謁公問汝來何以曰來求北地勾當公即大

叱之曰去是人數日復來謁已忘其人曾來復問曰
汝來何以是人曉公意惡韃賊給對曰特來見公餘
無他焉公意則喜笑垂問如舊親識他日是人復來
公又忘之矣叛臣留夢炎等皆罵曰風漢北人指曰
鐵漢千百人曲說其降公但曰我不曉降之事虜酋
曰足跪於地則曰降公曰我素不能跪但能坐也賊
曰跪後受爵祿富貴之榮豈不爲樂何必自取憂苦
公曰旣爲大宋丞相寧復效汝賊輩帶牌而爲犬
耶或強以虜笠覆公頂上則取而溺之曰此濁器也

德祐八年冬忽有南人謀刺忽必烈戰粟不果被賊
殺或謂久留公終必生變非利於韃忽必烈數遣叛
臣留夢炎等堅逼公歸逆謂忽必烈曰韃鞬不足爲
我相惟文公可以爲之得其降則以相與之公曰汝
輩從逆謀生我獨謀盡節而死生死殊塗復何說
大宋氣數尚在汝輩大逆至此亦何面目見我遂唾
夢炎等去之會有中山府薛姓者告於忽必烈曰漢
人等欲挾文丞相擁 德祐嗣君爲主倡義討汝忽
必烈取文公至問之公慨然受其事曰是我之謀也

請 全太后

德祐嗣君至則實無其事公見

德

祐嗣君卽大慟而拜且曰臣望

陛下甚深

陛下

亦如是耶謂

嗣君亦從事於胡服也忽必烈始甚

怒公然忽必烈意尚愍公忠烈猶望公降彼再三說
諭公數忽必烈五罪罵詈甚峻忽必烈問公欲何如
公曰惟要死耳又問欲如何死公曰刀下死忽必烈
意欲釋之俾公爲僧尊之曰國師或爲道士尊之曰
天師又欲縱之歸鄉公曰 三宮蒙塵未還京師我
忍歸忍生耶但求死而已且痛罵不止諸酋咸勸殺

心史 下卷 五
之母致日後生事忽必烈始令殺之公聞受刑歡喜踴躍就死行步如飛臨下刃之際忽必烈又遣人諭公曰降我則令汝爲爲頭丞相不降則殺汝公曰不降且繼之以罵及再俟忽必烈報至始殺公公之神爽已先飛越矣及斬頸間微湧白膏剖腹而視但黃水剖心而視心純乎赤忽必烈取其心肺與衆酋食之昔公天庭擢第唱名第一出而拜親華齋先生留京師病已亟命之曰朝廷策士擢汝爲狀頭天下人物可知矣我死汝惟盡心報國家母夫人遭德祐變

故逃避入廣又嘗教公盡忠故公始終不違父母之訓盡死於國家無二心焉公自號三了道人謂儒而大魁仕而宰相事君盡忠也忠臣孝子大魁丞相古今惟公一人南人慕公忠烈者已擬公之哭母詩母嘗教我忠我不違母志及泉會相見鬼神共歡喜之語作鬼神歡喜圖私相傳翫公在患難中嘗終日不語冥然默坐若無縈心者五載陷虜千磨萬折難殫述其苦事事合道言言皆經一以相去遠二以人畏禍不肯傳百僅聞其一二累歲摧挫之餘老氣崢嶸

心史 卷一
視初時愈勁時作歌詩自遣皆許身徇國之辭間見
數篇雖有才學然怪其筆力不能操予奪之權氣索
意沮深疑其語後乃知叛臣在彼諛虜嫉公或僞其
歌詩揚北軍氣酸眇 我朝孤殘憐餘喘不得復生
之語雜播四方損公壯節公自 德祐二年陷虜北
行作指南集 景炎三年陷虜作指南後集公筆以
授戴俊卿文公自敘本末有稱賊曰大國曰丞相又
自稱曰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虜酋名不書
其僭僞語觀者不可不辨必蔽於賊者畏禍易爲平

語耳詩之劇口罵賊者亦以是不傳禮部郎中鄧光
薦蹈海爲賊鈞取文公與之同患難頗多唱和杜滸
嘗除侍郎海中殺賊頗夥後以戰死公之家人皆落
賊手獨妹氏更不改嫁賊曹謂我兄如此我寧忍耶
惟流落無依欲歸廬陵賊未縱其還鄉公名天祥字
宋瑞號文山廬陵人父名儀號革齋公被擒後已知
歲往北道間作祭文遣孫禮詣廬陵革齋先生墓下
爲祭仍俾姪升立爲嗣公寶祐四年年二十一歲廷
對擢爲大魁四十一歲拜丞相亂後出處大略如此

平生有事業文章未悉其實未敢書思肖不獲識公
面今見公之精忠大義是亦不識之識也人而皆公
也天下何慮哉意甚欲持權衡筆詳著忠臣傳苦耳
目短不敢下筆然聞爲公作傳者甚有其人今諒書
所聞一二助他日太史氏採摭當嚴直筆使千載後
逆者彌穢忠者彌芳爲後世臣子龜鑑與

論人辯

欲觀其人先觀其行然後觀其志復觀其氣使其氣
不偉則卑矣或曰行者觀人之本奚以其志其氣乎

曰其行雖可取苟非我徒寧舍之小人夷狄之中豈
無有行者存焉揆其名則非古人論人品甚嚴先以
定其分復以閑其別古者凡民之秀曰士今之名曰
士者未嘗不讀書能文實則非我徒其志其氣卑行
乎萬物之下屑爲物之御幽幽囚囚夢杪忽之欲獨
私其天不見聖人之道廣大弘深渺無津涯果何時
天開而春融耶志者入道之始氣者成人之終志不
高不足以入道氣不克不謂之成人聖賢之氣渾渾
然如太極昭昭然如天地粲粲然如精金巖巖然如

泰山是氣也道義之克也不可以外假今之曰士者知是氣也蓋寡豈能觀是氣又豈能養是氣論人品之法悉委於無傳故我之論人始以論人品終以觀其氣日照一世廓兮其空終身獨行亦宜矣乎

荅天然子辭

我設娑婆之春人其綱常四十年蠢蠢悶悶盲盲冥冥變智以愚邈其初死有旋有破無還無萬萬一一咸喪其然或可乎天然子咀其旨邁其顛歛繁枯根三極萬化悉臣於我仍却之乃旣矣

警終

天與人以生與人以富與人以貴與人以安與人以壽獨不與人以死蓋死之者乃所以終之也惟天未終之亦所以白其平日之心也白居易有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其亦有見於是夫 國家盛時士大夫以幸而全其名者多不遇蟠根錯節無以別其利器不利器今之大變決江河而下流天下一波亦足以見人之心矣一以古道遇諸人徧國中無與語者

一以今道遇諸人詭遇獲禽無往不得我徧國中行
無與語者久矣奚獨今哉以古御今難乎雖然寧死
不敢爲彼立於孤遁於密每惕然而驚有不喜聞人
聲之意人皆曰彼奪天下已定何爲而癡癡不天其
生惟求克死爲道乎曰寒浞絕夏祀四十年而少康
興夫差敗越二十一年而勾踐滅吳王莽篡漢之後
二十一年而光武興漢是未可以目前成敗論宜高
雙眸以觀今天之與我者大矣非一世之人所有也
獨未終之以死非懼死也懼不得其正而死全歸之
於天貽辱於先也亦毋使後之人謂我能言之而不
能行之故書此以告於心爰警其終焉

古今正統大論

後世之論古今天下正統者議率多端自春秋後史
筆不知大倫所在不過紀事耳紀事而不明正理是
者非僞者正後世無以明其得失諸史之通弊也中
國之事係乎正統正統之治出於聖人中國正統之
史乃後世中國正統帝王之取法者亦以教後世天
下之人所以爲臣爲子也豈宜列之以羸政王莽曹

操孫堅拓拔珪十六夷國等與中國正統互相夷虜
之語雜附於正史之間且書其秦新室魏吳元魏十
六夷國名年號及其祖某帝朕詔太子封禪等事竟
無以別其大倫先主爲中山之後本稱漢陳壽作史
降之曰蜀於逆操史中乃稱蜀丞相諸葛亮入寇若
此等類豈不寬哉臣行君事夷狄行中國事古今天
下之不祥莫大於是夷狄行中國事非夷狄之福實
夷狄之妖孽譬如牛馬一旦忽解人語衣其毛尾裳
其四蹄三尺之童見之但曰牛馬之妖不敢稱之曰

人實大怪也中庸曰素夷狄行乎夷狄此一語蓋斷

古今夷狄之經也拓拔珪十六夷國不素行夷狄之

事縱如拓拔珪

偽稱元魏
偽謚文帝

之禮樂文物僭行中國之

事以亂大倫是衣裳牛馬而稱曰人也實爲夷狄之
大妖寧若卽夷狄而行夷狄之事以天其天也君臣
華夷古今天下之大分也寧可紊哉若夫夷狄風俗

興亡之事許存於本史如國號類中國之號

所謂僭
號元魏

是也及年號某祖某帝某皇后太子朕詔封禪郊祀太

廟等事應犯天子行事等語苟不削之果與中國正

統班乎若國名素其儼狃單于之號及官職州縣並從之猶古之列國亦猶古者要荒之外夷狄之地古者聖人得柔遠之道所以不致其犯分御之失道則猖獗四馳矣或曰拓拔氏及今極北部落皆黃帝後姑假之亦可曰譬如公卿大夫之子孫棄墮詩禮或悅爲皂隸或流爲盜賊豈可復語先世之事而列於君子等耶况四裔之外素有一種孽氣生爲夷狄如毛人國猩猩國狗國女人國等其類極異決非中國人之種類開闢以後卽有之謂黃帝之後夏后氏之

後則非也孟子曰舜文東夷西夷之人也史記曰舜冀州人也黃帝之子昌意七世孫且文王之先嘗避狄難矣未可遽以東夷西夷之說而論舜文也舜文大聖人豈可執東夷西夷之語例論後世夷狄也哉其曰北史是與中國抗衡之稱宜黜曰胡史仍修改其書奪其僭用天子制度等語其曰南史實以偏方小之然中國一脉係焉宜崇曰四朝正史

南史但載宋齊梁陳故曰

四朝不亦宜乎嬴政不道王莽篡逆劉玄降赤眉劉盆子爲赤眉所挾五代篡逆尤甚冥冥長夜皆不當與

之普六茹堅小字那羅延

借稱隋借謚文帝普六茹譯姓曰楊奪僞周

宇文闢之士而并僭陳之天下本夷狄也魏證猶引楊震十四世孫書之此必普六茹堅援引前賢以華族譜云並宜黜其國名年號惟直書其姓名及甲子焉如遇某祖某帝朕詔封禪郊祀太子等事宜書曰普六茹某僭行某事呂后稱制八年武后稱制二十一年牝雞之晨俱惡逆事書法同前但仍書曰呂后但武后本非高宗后其名不正亦不當以后書之如自古以來諸國之名仍存之蓋出于天子之所封也

若論古今正統則三皇五帝三代西漢東漢蜀漢大宋而已司馬絕無善治或謂後化爲牛氏矣宋齊梁陳藐然綴中國之一脉四姓廿四帝通不過百七十年俱無善治俱未足多議故兩晉宋齊梁陳可以中國與之不可列之於正統李唐爲晉載記涼武昭王李暠七世孫實夷狄之裔况其諸君家法甚繆戾特以其并包天下頗久貞觀開元太平氣象東漢而下未之有也姑列之於中國特不可以正統言夷狄行中國之事曰僭人臣篡人君之位曰逆斯二者天

理必誅王莽曹操爲漢臣逆也普六茹堅乃夷狄呂
后武后乃婦人五代八姓乃夷狄盜賊之徒俱僭也
非天明命也以正而得國則篡之者逆也如逆莽逆
操篡漢之類是也不以正而得國則奪之者非逆也
漢取嬴政之國唐取普六茹堅之國大宋取柴宗
訓之國是也善乎僭唐李亶僭謚明宗露禱于天曰臣本
夷狄願天早生聖人弔民伐罪如湯武則可孔子曰
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湯武憂天下無君伯夷憂後世
無君斷之固有理後世必藉湯武之事以長無君之

惡李觀曰湯武非聖人亦宜聖人正統中國本一也
今析而論之實不得已是故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
國得中國者未可以言正統得正統者未可以言聖
人唯聖人始可以合天下中國正統而一之子路問
衛君待子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
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
大哉正名一語乎其斷古今之史法乎名旣不正何
足以言正統與正統者配天地立人極所以教天下
以至正之道彼不正欲天下正者未之有也此其所

以不得謂之正統或者以正而不統統而不正之語
以論正統及得地勢之正者爲正統俱未盡善古之
人君有天下而不與以天下爲憂後之人君執天下
爲己物以天下爲樂夫以天下爲憂則君子道行以
天下爲樂則小人道行此古今治亂之由分也治則
天下如泰山之安不可搖動一或不然朶頤神器者
至矣此天下不容長一統也有天下者可不敬歟夫
春秋一書天子之事夫子無位卽魯史之名書天下
之事不獨爲周作史寔爲天下萬世作史尊天王抑

夷狄誅亂臣賊子素王之權萬世作史標準也邵堯
夫曆始於堯甲辰極有理或謂神農傳至榆岡共八
代五百餘年蓋堯而上實難之考有窮氏絕夏祀四
十載南軒以甲子書之尤得史法晦菴通鑑綱目曰
莽大夫晉貞士之類固得之然猶有未盡也歐陽永
叔正統論辨秦非閏位亦未然朱晦菴取范祖禹唐
鑑良善其中尚當定數字此我猶有志於作正統通
鑑之書大抵古今之事成者未必皆是敗者未必皆
非史書猶訟欵經書猶法令憑史斷史亦流於史視

經斷史庶合於理謬例失實泛書史之通弊最不可
不察或曰數千載事今約以一篇之文斷之不亦太
簡乎曰古今一理耳千古之下論正統決不易於是
惟識大體者必以我言爲當庶幾正統永不墜緒我
經大亂後燭人事之變遂通古今上下而定之確然
以正統僭逆之事爲論思之三年然後定參錯前輩
議論斷以已見惟主於理以爲權衡厥今統緒墜地
斯民悵悵然盲行可痛可傷深欲卽諸史通鑑之文
痛辨大義悉刪繁務攷證得失纂定書法以明正統

僭逆之事爲第一義併削僭逆之號用天子事例之
類宜直書姓某名某僭行某事目之曰正統綱鑑仍
自三皇始肇其正統之源至堯始書甲辰然亦不過
統論堯時事自夏以後漸用編年其大不可考者決
不可以意補宜如夏五法或謂予曰正統通鑑理宜
只載正統之事君所謂三皇五帝三代兩漢蜀漢大
宋而已其他如兩晉宋齊梁陳雖曰中國恐不可書
以紊正統通鑑之名曰當知正統通鑑四字是舉大
綱目之名兩晉以下其實附之以續編年至於嬴政

心史 一卷
王莽普六茹堅五代則直書其名亦以附編年不知此則上下不貫續也若曰正統通鑑全書我心緒凋瘵家事淒薄絕無書籍可爲憑藉况其間毫髮予奪之權費訂正者甚多實非一二十年不足以辦此書况先人有未畢之遺書在爲人子者未能足其文乃私成已見之書實犯不韙且萬世賞罰之權實爲大事非忠烈明敏者不能辨察於毫末之間揆我之才實恐有所不及焉尚有賴於後之識正統大義之君子

一是居士傳

一是二字本程子語
庚辰九月

一是居士

大宋人也生於

宋長於

宋死於

宋今天下人悉以爲非

趙氏天下愚哉嘗貫古今

六合觀之肇乎無天地之始亘乎有天地之終普天率土一草一木吾見其皆大宋天下不復知有皇帝王霸盜賊夷狄介於其間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行造化邁曆數毋萬物而未始有極焉譬如孝子於其父前乎無前後乎無後滿眼唯父與天同大寧以生爲在死爲不在

心史 下卷 三
耶又寧見有二父耶此一是在之所在也未死書死誓
其終也故曰死於 宋一是在者何萬古不易之理也
由之行則我爲主天地鬼神咸聽其命不然天地鬼
神反誅之斷古今定綱常配至道立衆事自天子至
於庶人一皆不越於斯苟能深造一是在之域與天理
周流明而不惑殺之亦不變安能以僞富僞貴芻豢
之居士生而弗靈幾淪於朽棄長而明始感父母恩
異於他人父母恩非數可算性愛竹嗜餐梅花又喜
觀雪遇之過於貧人獲至寶爲悅不飲酒嗜食菜薦

飯得菜欣然飯速盡有招之者拒而不從決不妄以
足跡及人門癖於詩不肯與人唱和懶則數歲不作
一興動達旦不寐作諷咏聲辭多激烈意詩成章數
高歌輒淚下若不能以一朝自居每棄忘生事盡日
遂幽閑之適遇癡濁者則急去之多遊僧舍興盡卽
飄然愜懷終暮坐不去寡與人合間數月竟無至門
者獨往獨來獨處獨坐獨行獨吟獨笑獨哭抱貧愁
居與時爲仇讐或癡如哆口不語瞠目高視而僵立
衆環指笑良不顧常獨遊山水間登絕頂狂歌浩笑

氣潤霄碧舉手掀舞欲空其形而去或告人以道俗
不耳其說反嫌迂謬率耻與之偕破衣垢貌晝行讜
語皇皇然若有求而弗獲坐成廢物尚確持一是之
理欲衡古今天下事咸歸於正愚又甚衆人宜乎舉
世之人不識之有識者非真識之識其人不識其心
非識也能識一是之理則真識一是居士矣奚以識
其精神肖貌然後謂識一是居士也與故作一是居
士傳

交情集序

朋友人倫也今廢之豈道哉尚何望於一生一死之
間耶邇來詩家者流率尚唐人法度以苦吟爲得趣
得一聯於終歲者有之死而不傳爲朋友盍惻然於
懷我是以創意於交情集非故舊不與於斯得朋友
盛名與清風俱無窮於天地之間則詩亨矣

試筆漫語

九月廿二日

噫空懷貯秋碧狂走孤足高叫破膽手擎肺腑出照
天地蓋皎如也

衆人所行吾不行衆人所不行我行固知取罵於世

然卒莫之能改

一語合道天下歸之奚庸多言

塞眼新寒溼人欲僵翳雲叠叠積壓愁晦揮劍一畫
開暖生明照萬物有活色吾知天地不終以陰慘厄
人

責謬

我凡與人語人皆不解我意謂我語不可曉耶我心
中了了無疑謂我語可曉耶人聞之懵懵相視波斯
咄咄梵語別國人俱莫辨之譬之以此則我誠愚矣

我始之待人爲君子也十必望其八九久之則七六
矣又久之則五四三二矣又久之至於一亦無所取
者有之雖然我之觀人固如此焉知人之觀我不如
此哉斯二者其謬抑甚矣夫故作責謬

書 先君跋 先著作叔翁行述後

思肖幼聞 先人每喜道 先大著高叔祖之事長

而知其本末之詳蓋奇人也 先高叔翁事 孝宗

朝極有聲忠盡極諫斥罵姦邪不顧一身唯爲天下
慮當時晦菴南軒東萊艾軒諸公極深敬之三十歲

兩優釋褐三十八歲卽世今所存者唯註易一部天
不壽之亦命也夫 先高叔祖贅於丞相陳正獻之
家遂居於莆今其直下子孫亦莫知其爲何如想亦
猶吾爲 先人之子有覲面目也 先叔翁與吾
先人剛毅正直同此一天子孫俱遭時艱伶仃孤苦
俱不得學乃 祖乃 父之事誠有愧於爲人之子
孫 祖宗 父母冥冥間有知必殛我棄墜忠孝家
法之罪實何辭焉用是書於 先人版 先著作叔
翁行述後以見子孫一縷哀苦之誠云爾
先高叔祖
諱鑑字自

明號
植齋

先君菊山翁家傳

思肖心數生平所爲不孝一事最深理久當殛死非
自損抑語蓋實有罪感造物赦之開其自新之路今
雖大哭殞命不足贖一身罪不足述 先人德尚恐
言哉鄭姓得於周宣王母弟桓公受封之後至晉永
嘉分派入閩居於連江東導村今十數世矣 高祖
上字秀
下字穎 曾祖 上字昭
下字嗣 祖 左
右斤 世世襲以讀書傳
家 先君兄弟二人伯氏蚤喪 先君字叔起號菊

上名與字之下字同早年嘗名正東方之卦生於
慶初己未終於 景定壬戌壽六十四歲 先君四
十歲始生思肖今所記者惟 先君五十歲以後事
前乎此時正當早年豪傑時奇氣偉節未易可以形
容父子間禮甚嚴非親見事不敢問又無伯叔長兄
教之今前輩或有能道其早氣豪邁者特髣髴爾獨
憶思肖七歲時親歷之事 淳祐丁未前丞相鄭清
之以侍讀入朝泊於湧金門外 朝廷忽除之再相
先人聞除 命下痛哭流涕謂我自上流歸聞 端

平出師復兩京之敗皆鄭相誤國罪卽登其門歷歷
數之厲聲大罵曰端平敗相何堪再壞天下耶竟爲
鄭相執下天府毋妹思肖俱遭執去當時士氣頗盛
京尹趙與憲越一宿俱縱之鄭相乃命天府廣布耳
目吏卒於長橋所居左右密物色至於朋友往來出
處云爲排日錄聞天府堅求瑕疵欲以他罪加焉如
是二年莫能得毫髮鄭相去國事乃寢鄰人始言其
布置欲陷人以罪之事 先人爲社稷生靈憂蹈此
危機有司求之二年不得其過可以見平日大節目

心史 卷一 三
矣在京師居時屋後有淫祠因先母病鄰人謂宜
禱之先人以爲狄仁傑嘗毀江南淫祠一千七百
獨留禹廟泰伯廟伍子胥廟程子尚謂伍子胥廟亦
不當留先人竟手毀廟像後亦無他每事正直無
邪諂率皆若是讀書之外唯好飲酒嗜食茶他亦不
切切焉客京華三十餘年不行狹邪徑竇之門屈其
氣節世俗通賄賂事一毫未嘗破戒四方餽以禮唯
正則受有酒卽飲朋友有錢卽與朋友聞人之善昌
言之見人之惡面折之意氣飛動不協於時人固敬

之抑且畏之或頗忌之平生獨冠巍巾異於衆議論
氣象出處言動皆正直嚴毅有法度當時宰執賢其
賢欲官焉耻出私門之恩終拂其事每與平章賈似
道論得失累忤其意後竟爲彼所疎凡公卿大夫交
言不及利語不阿媚卒無親昵黨比之交其實情則
藐視一時人物寄心澹泊以道自鳴高潔其行白首
六經家不蓄銀器不蓄直錢之貨不喜翫圖畫骨董
不親博奕不言私事惟家藏古今書數千卷自庚辰
出闔遊京師庚子於潛縣請主於潛學時居渡子橋

作三膜記甲辰伏闕言姦相史嵩之奉 旨免解丙
午上江陵丁未遷居西湖長橋扁其廬曰水南半隱
作水南半隱記壬子伏闕言水火災不報漕臺請爲
諸暨縣主學蕭山縣主學甲寅紱居吳門浙西倉臺
請爲尹和靜書院堂長淮東闡請爲泰州胡安定書
院山長平江府請爲三高堂長無錫縣率請至邑庠
開講環轍淮左浙右據坐皐比深衣竹笏講性理學
一時學者翕從焉講道來歸故廬小圃植幽花修竹
逍遙其間意不欲復出將閉門養道遂其閑適天不

壽以年不得終此高隱計早年場屋不利卽潛心窮
理盡性之學極有所得至老讀書不倦晚年造詣益
深正欲毀舊太極無極說別作太極書病已亟矣將
易簣際盡歷歷言得失且命思肖至中年加以學力
削改補釋足成易註我丁未年後卽留心注易今十
六年汝勿廢我生前志汝終身所行之道平日語汝
久矣遂卒 先人素自許以治國平天下之道制於
命而不伸痛哉使其生至今日決不忍陷於賊阱必
一死盡臣子報國之節著述有講義詩集雜著前後

讀書愚見太極無極說修攘事鑑南北要覽深衣書
鄉飲酒書并注易六十卦外又有碑銘記序百五十
餘篇詩百餘篇皆晚年所作亂後故藁爲賊取去僅
存於別藁者文得十一篇詩得十五篇餘篇不可復
得深爲痛惜 先人生子女二人思肖長焉女弟適
人不諧終願爲尼修淨業思肖又懦弱無能爲一絲
文脉終將何如近日漳州大義甚正干戈擾擾閩間
正苦吾族在鄉甚盛誰歿誰存今俱可傷墳墓纍纍
盡埋沒荆榛戰血中獨 先祖墓在江陵城外 先

人早失怙恃寄食外氏亦莫知地之詳 先人丙午

遊江陵嘗望祭焉 先人墓在姑蘇甌山西隴亂後

幸無恙 先母兵火間丙子歲茶毗水化骨殖矣天

長地久北風凄寒如我不似於人啓人掩口胡盧大

笑者誠不可掩矣又痛思無子紹 先人遺書剗割

心髓雖念念謀爲傳後計但 國事大變奚敢獨以

家事論今爲國爲家之念紛然茫然裂碎其心莫措

手是仰天大慟莫喻後之所云

南風堂記 辛巳六月

我命於亂世特立不倚或或而行若有待焉無家可
居寄炊於人幸承先人之田十餘畝養其未死之
身必一見中興盛事逮時之康當屋於勝地扁其
廬之中曰南風堂其堂之南直六七丈池之以荷花
距堂之北深十餘丈植之以修竹堂之中列三教典
籍寓之以琴棋壺觴之具非忠義之士清逸之人不
納也得一處此死亦無憾蓋南風爲天地正氣時雖
夏月南風盛萬物被之氣潤神悅春夏之令苟愆反
以北風則草木寒悴歲旦南風主豐登東風次之西
風北風主荒歉凡種蒔草木之時得南風終茂且實
或西風北風悴而不盛四時種蒔俱然稻花開時日
正當午最喜得南風忽北風吹之穀花受寒損而不
實或西風亦傷之冬間深山窮谷積雪經月不消值
北風西風雖晴日當空雪愈堅凍一南風披拂之縱
不晴亦俱消盡呂令曰東風解凍蓋論天地發生之
仁始乎青陽之地終莫如南風之速化皆問之屢試
之驗者之事也南風之來解人煩鬱皆願迎其涼北
風之來砭人肌骨咸欲避其慘今天下病矣誰能迴

帝舜南巡之駕競之以南風耶揆之物理人情皆然
取以名吾堂實所願也期以此堂立春始敞通青陽
之生氣將以進南風於堂之上而爲君立冬必墮絕
黑陰之慘妖於以拒北風於堂之外而爲臣春之後
秋之前晴明則闢陰雨則闔四時之間主以清明溫
厚之氣陰邪雖戾寧敢犯吾天斯堂信美矣然非大
丈夫則不稱是夫大丈夫者始以一身執綱常之權
悉舉天下後世同歸綱常之域終而一心盡性命之
理一溥天下後世俱融性命之天超古今照日月高
立萬世垂範無疆彼聾氓瞽夫汗穢其命紛如茫如
國於毫髮之眇自以爲天地之大不過於是言詔之
則昧誠動之則神故我以無語之語銘於太空當開
千萬億世聾聵而聰明之天地日月可歸變壞此理
之銘不可朽亂天下後世將天其天矣乎此堂亦寄
耳豈徒止於一堂之安而遽忘天下後世哉天其相
我必奏厥成當實其堂而碑斯文

久論

久小人所難君子所易小人僞也僞則無終君子誠

也誠則不變身道而行久而愈久其天矣見道明則剛孰以變之彼變者未見道者也欲久而天惟趨天理之塗而力行焉

德祐謝

太皇北狩攢宮議

七月

德祐六年太歲庚辰三月十三日太皇太后崩於北狩行宮虜賊奉梓宮於幽州長生觀議將攢於藝祖昌陵側我書崩於北狩行宮者何益痛太皇死不得其正也書攢者何昔本朝都汴時陵寢在北紹興後列聖謀復歸都汴期遷梓宮附葬

先朝諸陵間故曰攢今

太皇崩大難中或葬

藝

祖昌陵側出虜酋意實爲逆事微臣齧苦志在中

興復讐期遷

太皇歸合葬

穆陵側

穆陵理宗

始正

故亦書攢今

朝廷無史官時事散在四方山間林

下必有作野史者無其位書當代事持一已獨見獨聞斷四方是非匪正直剛毅古君子不可一事一字權衡予奪難哉然今人必以禍福生死動心恐無是見識力量才學直書其事一有所懼於前氣則餒欲直書一字體粟神變手亦戰掉莫能措筆喪其魄矣

奚取於史哉或不如此作則非所以爲史凡遇元字並削之直書爲賊虜仍不得存賊虜年號如我朝元年宜易爲初年或爲一年其他一切值用元字並以理易之一得中興天子興凡姓元者宜勅下易姓爲宋或易姓爲胡絕僞逆微迹使不復聞其聲見其字今南人亦教賊虜置史氏以逆犯正後並削之昔我作古今正統大論正以此故又痛聞知不博不得作野史願得正直剛毅古君子作之苟合我志與我作同安得斯人與之論野史哉

因山爲墳說

自古天下夷狄盜賊興諸陵盡遭發掘漢文帝瓦器而不金錫因山不造墳後獨無恙光武嘗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代之人不知其處今所制不過二三項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唐太宗嘗頒制務從節儉於九嶷之山止容一棺而已又郭威嘗戒於家曰昔我西役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我死當衣紙瓦棺勿作石羊虎劉向諫厚葬疏張孟陽七哀詩虞世南諫山陵厚葬疏言之甚詳

甚痛盜長陵抔土之刑雖重金箱道書玉杯之類倏然已出於人間矣。靖康後。本朝諸陵遭金人發掘殆盡獨索。藝祖昌陵不得金人登鄰山高望。本朝諸陵儼然七堆下卽其地而求只見六堆累歲求發掘。昌陵竟不可得又。昌陵林木間至寒食必掛白銀紙金人聞而疑亦累歲數萬馬軍先寒食屯駐。昌陵左右密伺之至寒食掛白如舊殆神矣。此屢聞於北人者。德祐一變大臣富家墳冢竟無全者唯因山不墳之墳得免者多故我。先人墳亦

以此免古今葬者內則金銀珠寶動盜者之心外則神道月墻酌石羊虎示盜者之目溫韜輩胡爲乎不與心乎漢陽王孫裸葬見亦遠矣葬者藏也欲速朽也奚事美觀若灌之水銀反不化爲害甚久或只掘無水至深之坑埋之更不用木椁磚石之椁欲其速化此亦有理否則用因山不墳之墳內而深葬外而無迹徧樹松柏使子孫知其地莫能知其穴始爲得之人欲厚葬父母者不孝也今江南諸陵受禍不淺何可說耶。藝祖在天之靈赫赫如日聖迹如斯

前朝未見有如此者吾知天下未遽屬他人手思肖
德祐遺臣也 諸陵之淚不乾然謀報亦未晚他

日 中興聖人願鑒於是 泣秋賦

受命大謬兮身於危時議論迂闊兮謀不及寒與饑
哀歌悲激兮聲洞金石洒淚弔終古兮周覽冥迷南
仰炎邦兮黃燾杳杳北俯陰域兮枯草淒淒東望蓬
萊兮烽烟昏於日本西憶錦城兮妖氣絕其坤維天
地之大兮既無所容身所思不可往兮今將安之禮

廢兮道喪氣變兮時推天喬短闕兮殺氣何盛陰寒
癡慘兮生意何微黃花傲榮兮睇曉而若泣賓鴻感
氣兮逢秋而來飛日月無情兮積昏曉而成歲 翠
華巡北岳兮六載猶未遒歸野鬼巢殿兮梁上而嘯
妖獸據城兮人立而啼大塊鼓災兮庶物命斷問汝
群兒兮知而不知每泣血漣如兮爲大耻未報誓挺
空拳兮當四方驅馳非我自爲戾兮弗安厥生惟理
之不可恃兮雖死亦爲金可銷兮鐵可腐萬形有盡
兮此志不可移天雖高兮明明在上一忱齧檠兮寧

心史 下卷 四
不監予衷私謀爲仁義吐氣兮人不從之天必從之
大誓死死不變兮一與道無盡期踽踽凉凉兮獨立
獨語彼沐猴而冠兮反指唾其癡安知我之志氣兮
其動如雷我之正直兮其神如著外被汗垢之衣兮
內抱瑩淨之珠終身一語兮不敢二三其思死灰燄
紅暖兮易一哭爲衆笑倏於變以道兮萬世其春熙

語戒

卑哉今人無高見也語人以上策乃下之試人以下
策反上之固知爲無王之石有之決爲刖足鬼合於
理不合於時無愧於中反是死有餘憾是以不能易
其所學求悅人之見宜其退曩求草藥於市不得其
真求之野紛然亂目卒莫辨道逢龐眉野老歷歷指
譬徧舉似是實非者相教乃取真者相授始得其說
藥微有異治療誤病害良深誤者多辨者幾希豈獨
草藥哉人爲甚人最難辨似是實非之語一中於盲
者之心深領私悅主爲至當牢不可破終身無治法
君子瀝誠痛語必遭叱唾自取辱彼不受救誰能救
之天下孰無智特無真識耳真識者至正必當之論

也以其無真識誤入於謬反執爲是竟莫悟悲夫志於道者不可不察凡見人溺水誰不動救援心勢有不然避之不爲不是非靳於力勢不可耳當其時之可然後言之風動神化一新天下又豈憚其勞哉世今擯我非我擯世辯萬於萬爲時所賤默一其默與道無極

三膜堂記

昔我先人嘉定庚辰出閩遊四方來京師庚子始居王城渡子橋作三膜記丙午遷養魚莊丁未遷

長橋壬子遷慈幼局巷甲寅來吳寓苑橋乙卯遷條坊巷凡六遷居壬戌二月先人歿乙丑遷黃牛坊橋戊辰遷採蓮巷庚午遷仁王寺辛未遷雙板橋甲戌遷望信橋德祐乙亥十二月陷虜丙子九月老母歿巳卯遷臯橋復遷望信橋我凡七遷居今猶未定一身飄零與時爲敵獨喜胸中戰勝客塵已滅然始欲作南風堂今復欲作三膜堂何宮室之奉擾擾胸中吾寧有是哉天下未安一身不敢求安南風堂首大義也三膜堂述先志也其先國後家之事

實不在高簷邃宇驚紅絢碧間願見 大宋中興後
當縛茅屋山巔水涯身隱者之天寓其名曰三膜堂
是時州郡城郭王侯第宅煥然一新吾始釋天下大
憂乃述吾家遺事孰曰不可光武興嚴光之志遂矣

犬德

元賊南破中國至於犬亦殺食幾於盡今之犬續續
而有皆元賊南破中國後漸生者也我行道路間六七
載以來數數見群犬吠頂笠者衣冠之人過之則不
顧處處皆然犬尚能吠頂笠者人乃不能惡頂笠者

人而不如犬乎頂笠者韃賊也以是知韃賊又犬之
所嫉者也犬且不與之天地豈與之乎犬誠義物也

漸論

昔我之生與人而居及我既壯與獸爲徒堂堂見爲
人忽忽化鬼魅其今日乎安於獸鬼之天奚復人其
思始也漸今也化漸之爲害古今人之深病當漸之
時自謂無妨也謂漸乎入可疾而出也又謂我所用
者權也殊不知惟君子始善用權他人假之卒入於
大惡久假而不歸性之矣權實有漸之機存焉漸其

漸漸墮不知不覺中與日俱深慣之爲自然矣十月
雀入大水化爲蛤一爲蛤殼而濡竟忘雀飛而啄是
故人之出處不可不慎其初人欲之動至微頗見智
者或暗於始或欺其不足畏終流於莫救防微杜漸
君子懼之小人不懼之此小人之所以惡也強於爲
善者亦以漸而進孰謂漸純乎非惟在人擇而行之

文丞相贊并序

人生而靈本然之天也唯聖賢以理養心虛明瑩徹
湛然無私不以生爲樂不以死爲憂此靈之所以得

爲靈也小人不由理而行或陷於逆或流於邪播盪
愆風自穢其天雖不靈其靈而卒莫污其靈也是物
也行乎萬化之中而皆具其則出乎萬化之表而莫
覩其跡若無爲實可畏若無物實有神能盡其道者
其唯聖賢乎不入聖賢之域則見道不明自信不篤
又豈能爲忠臣孝子也與 文山先生 大宋之忠
臣孝子也其優入聖賢之域者乎淵源乎詩書之效
溥博乎 國家之澤歷萬苦而獨立窮於窮而不窮
盡於忠盡於孝爲天下開君臣父子之天立萬世人

道之極卓乎哉斯人也卓乎哉斯人也凡人遇事於
難處之際始別人心始見人才澄波平陸誰不能舟
車也人能暫之不能久之或能久之不能天之先生
天之矣鄰於死也數曾不毫髮動心卒死於正大光
明之天 大宋中興有日矣先生大名與天地國家
日月無終窮史之其次也豈言語能述其德今敬作
贊寓我之誠焉爾贊曰

忠烈之氣上屬於天日月晶明天地無愆忠烈之氣
下福於地草木光潤地道咸利人道差忒天亂地惑

通之爲夜一氣悽惻 公之大名與國一德乾坤或

毀大宋無極

歐陽夢桂忠妾柔柔傳

莆陽歐陽夢桂早入上庠 德祐韃人犯闕雖受僞
爵胸中抱不平賦咏間意望 翠華南歸爲讎人執
詩發其事囚虜獄出卽死夢桂之妾曰柔柔柔柔母
曰陸姥姥以夢桂死盜捲其物歸夢桂之親訴於虜
吏姥竟以女許嫁張酋求勝其事姥數說女曰汝主
人已死胡不謀他之柔柔掉頭不顧姥乃脫女出往

佛寺焚香與張酋相遇一見顏色妙麗張酋欲得之心愈切卽與姥釋爭竟逼娶其女姥始明告女曰我爲汝謀嫁久矣得此人甚善宜歸之柔柔曰主人平生豪傑上書罵番人我寧忍嫁彼旣得主人如此更欲嫁誰耶若逼我當死矣繼逼之不已自經於樓上柔柔溫克能事終日未嘗妄下樓女人中難得者宜其有終柔柔先嘗抱心恙疾臨終心獨不恙天理昭然無邪寧不奇哉黃萬石亦上庠人物仕至尚書開闢江右元賊渡江萬石卽叛國降賊首先削頂三搭辮髮領韃賊深入說州縣叛在虜主傍見家參政茲翁併諸朝士至並未改衣冠始自慚怩萬石還撫州爲賊守土請虜兵攻南時陳丞相宜中聞萬石導賊兵南入逼 嗣君遂張榜募擒萬石萬石知之亦於江右張榜諭衆曰募擒賊陳宜中寃哉寃哉萬石始爲儒有文聲其終反禽獸不若若是則讀書何用耶誰謂婦人乃有柔柔焉柔柔姓陸嘉興府海鹽人也論曰古今唯公論不可磨滅尊爲天子行事不善一時受其毒萬世罵其惡卑爲婦人行事果正當時或

不伸氣後世敬其高風爵祿文章貧賤婢僕不與焉
德祐叛臣賤婦也柔柔古之英偉男子乎

祭 大宋忠臣文

維 大宋三百二十有二年德祐七載歲在辛巳十
二月乙巳朔越十有八日巳酉德祐孤臣鄭思肖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禱於

大宋忠義死節之臣丞相文公公諱天祥丞相陸公公諱秀夫

參政李公公諱庭芝參政陳公公諱文龍參政單公公諱公選嗣秀

王趙公公諱與擇制置李公公諱芾經畧馬公公諱暨察使姜

公公諱才太守趙公公諱准權守趙公公諱卯發通守夏公公諱

椅都統王公公諱安節知縣阮公公諱正巳曰於戲於戲偉哉

偉哉郡國數百僂指人才惟我數公秉心不回寧受

極痛不敢犯義大勇無死與天吐氣神照八極福被

萬世凜乎英風浩浩無窮如水在地如日行空無所

不及有禱必從 國運未亨深抱不平飲恨結石當

胸而橫欲吐莫吐啞目惛惛願公鼓靈助之以神各

率厲鬼千萬億兵風聲鶴唳草木人形陰以相之克

壯茲行一戰萬勝覆載清寧庶幾斯民不盲其生此

第一義唯神其聽仰空而慟願鑒血忱尚饗其生

聖相承亦以仁立國豈謂德祐遭韃賊之禍耶即

今日而論天子無失德民心不離散遽逢凶禍必

有其故非微臣蒙君之惡曲為其說移罪於人公

論在天下千載不可泯滅我安能禁天下後世之人

口不言手不書哉今此略叙不過直書本末得失源

大義略叙

我生大不幸適焉逢此逆境國之興亡自古有之其

亡也必國君有失德民心乃離散我大宋列聖相

承以仁立國豈謂靖康遭金賊之禍耶南渡列

聖相承亦以仁立國豈謂德祐遭韃賊之禍耶即

今日而論天子無失德民心不離散遽逢凶禍必

有其故非微臣蒙君之惡曲為其說移罪於人公

論在天下千載不可泯滅我安能禁天下後世之人

口不言手不書哉今此略叙不過直書本末得失源

流大槩爾昔金人盛時韃雖小夷粘罕兀朮輩嘗慮
其有難制之狀三年一征五年一徙用蒿指之法厄
其生聚蒿者言若刈蒿也去其拊指則丁壯無用後
金首雍立仁慈恕韃舊罪免征徙蒿指之法時思乃
祖舊恨但望北射三箭泄餘憤如是十九年韃人孳
育丁壯甚盛適金人白倫李藻以罪奔韃說韃酋曰
金見汝盛或重興征徙蒿指之法將柰何不若興兵
攻金以自固韃主忒没真然其言以蒙古國爲號始
興兵寇金忒没真大敗後金酋役小夷十八糺人失

其道糺人誘遼之遺種俱歸韃韃以遼糺爲前驅攻
金得利迤邐深入至完顏守緒立韃遣使來 我朝
假道淮東趨河南攻金 我朝不荅韃乃用力先滅
西夏乃自蜀由金洋出襄漢入唐鄧忒没真死於鞏
州韃卽立兀窟帶爲主復由忒没真故道破西和犯
興元擣河南攻潼關金人應敵失利歲久力窮潛兵
入蔡守緒嘗遣使來 我朝曰我苟亡害必及江南
毋以舊事爲念援我以兵共驅韃返北庶幾 大宋
得我爲保障有所恃而安韃亦遣使來曰 大宋與

金世有大讐不可不乘機共我滅金當以黃河以南
還 大宋時 朝廷尚大義謂 祖宗大讐不可不
報命京湖闡臣史嵩之遣孟珙調兵輸糧資韃夾攻
圍蔡州數月 端平一年三月守緒自焚死於蔡州
所命之將泛取火死遺骸指爲守緒骨殖嵩之函其
骨并僞寶法物進於 朝金人疆土盡爲韃所得始
孟珙嘗曰助韃滅金自此韃必盛他日斷爲江南害
深可慮其言至今始驗是時 朝廷失於以理遣諭
韃人踐還黃河以南之約韃亦以黃河以南棄而不
守又不思自河而南皆平原曠野地無險隘北不得
山後數州卒難守中原右丞相鄭清之遽興恢復兩
京之舉立據關守河之議是年七月命趙范等分路
復兩河趙葵領二十萬兵復東京范領二十萬兵復
西京范軍逼西京韃人登山窺望軍容不整卽欺范
兵潼關舊有水匱昔金人恃此禦韃者韃卽放潼關
水匱水瀰漫西京竟蕩爲水區衆軍皆爲水所陷不
及戰而大敗歸者無幾葵兵已入東京聞范兵失利
亦退兵由是韃人興兵邊陲無寧歲燬劍門燬棧道

失蜀失襄陽韃棄襄陽不守又復襄陽韃又假道大理國攻羅鬼國頻年寇廣至開慶一年九月韃酋忽必烈從陽羅堡偷渡鄂州澣黃州橫截大江大造浮橋往來無碍勢亦甚熾搖動京師丞相賈似道開閩江陵提兵來駐漢陽率勵將帥呂文德於崇陽縣伏兵殺賊大敗勢始與之角立賊尚留江南不去適韃王蒙哥犯蜀迫雲頂山其山險峻素爲王堅所據韃遣人說其來堅命衆軍立山頂裸形望之穢罵蒙哥竟飲氣病死似道卽密遣人說忽必烈曰蒙哥已

死汝宜歸襲位爲惡又給許歲幣始欲退兵景定一年似道命呂文德孫虎臣等乘其退去之勢勦殺餘黨斷鄂渚大江浮橋江漢乃清理宗竟全以爲似道大功四月趣入朝秉鈞軸文德開閩鄂渚統轄京湖諸州軍馬韃以許歲幣爲誠語七月遣郝經入使索其物似道素矜開慶景定肅清江漢之功密客廖瑩中撰書數卷曰福華編諛誑鋪張誇大似道勲績似道懼以當時用計給許歲幣事損其名理宗數問郝經入使之由似道每含糊其對理宗又曰

朕聞其來欲效亡金得歲幣之例今非昔比不可從
似道匿情對曰求和出於彼請豈容輕徇放入竟不
令却經入見經所賚一函不知何物不得入見終不
肯開蓋韃本非求和也又無策遣經回經嘗致書與
似道辭氣甚頡頏可畏以恐似道亦置不問館經真
州十六年後值大變始回呂文德私意旣殺良將曹
世雄又抑劉整功復譖整有跋扈意似道欲殺之有
密報整者整遂叛整說韃任責取江南謂一得襄陽
則江南唾手可得韃遂注意謀襄陽整亦有將才似

道嘗命文德俾間諜入虜賫物賜整密喚其仍歸赦
罪復爵整心疑而不回但爲韃謀悠揚其荅整素知
似道好玉帶韃密遣使貢玉帶於文德求轉達似道
彼言襄陽舊有互市場不開久矣南北物貨俱絕韃
人欲借白河之地爲互市場通南北貨物我固知官
府蔽護商旅但白河荒野商旅各有財本懼爲盜賊
所劫韃人又欲就白河築小小家基寨防拓以蔽商
旅似道納玉帶諾其請咸淳 年 月韃據白河築
城圍大九里餘實非小小家基寨襄陽守臣呂文煥

達於文德竟不荅明年韃以重兵屯白河城韃又築鹿門山城又築萬山城又築小堡寨十四所又於漢江下撒星釘又建萬人敵臺脉絡相應死阨襄陽水陸路及文德詳知其故遣援兵竟莫能前文德憤爲賊計所紿感憂病死 朝廷屢遣援兵只屯潁州去襄陽尚四百里諸將皆不用命進攻莫入似道不力爲謀京湖閫臣李庭芝亦拙而無計文煥堅守六年拆屋薪窮軍疲如鬼忽焚城先破韃賊盡殺焚城軍民積疊骸骨架爲高山使襄陽望見脅嚇其心賊打

回回砲入襄陽城摧折樓閣甚猛文煥意怯又襄陽糧絕軍盡文煥亦然而叛 年 月襄陽陷整又說文煥讐恨似道獨享湖山之樂不遣援兵置汝死地文煥遂怨 朝廷并與韃賊運謀協力舉渡江之策十年甲戌秋韃僞丞相伯顏領兵南犯十月 朝廷先命淮西閫臣夏貴提兵防拓江面正值伯顏來圍陽羅堡貴命其子松提八千兵與韃賊十萬鏖戰殺賊七八松軍盡陷松滿身負箭走歸卽死貴是時失子無恃卽輸心矣俄又失陽羅堡守陽羅堡將臣趙

文義不叛不屈爲賊所殺貴乃文煥舊人文煥數饋
遺密說貴假道渡江貴不從之十二月伯顏竟從陽

羅堡昇小舟由陸地下港渡江都統詢補姓名謂貴曰

不宜容賊有一舟出港嘗使我軍兵船橫據江面乃

可無憂或容彼船出泛大江恐不及事貴曰賊船縱

出江吾以兵船橫衝彼安能渡十四日俄賊舟漸

漸出港煙焰漲空及天色分朗賊船已充斥江面前即

詢補甚怒不稟命於貴徑以所部五千兵登船死戰

於大江中報貴求援貴不發兵全軍陷沒賊登大江

南岸貴不謀死戰不謀堅守即飄然領兵東下呼黃

州守臣陳翼蘄州守臣管景謨曰虜已渡江汝宜自

作區處貴兵沿江自縱燒劫而下京湖間臣朱禩孫

領兵已至漢陽不急爲謀從容於元勳閣下拜受誥

命忽聞貴已退兵失恃意怯禩孫亦退兵回江陵韃

賊竟蕩蕩渡江寇鄂州城太守張晏然叛夏貴領淮

西重兵朱禩孫領京湖重兵其時貴與禩孫俱在江

上但於黃州漢陽鄂州之間左右効力夾攻死守死

戰韃終不可渡江縱已渡江儘可內外夾攻賊兵斷

不敢深入重地犯兵家所忌禩孫固猥物貴老於將
略虜素疑畏至此智窮心變勢儘可爲竟不爲謀束
手無語似有所約焉使勢果不可爲貴能一戰而死
人復何議貴領重兵之權而不死戰惟謀遁走曰非
貴縱虜之來不可繼陳翼果以黃州叛管景謨果以
蘄州叛 德祐一年乙亥正月 朝廷除平章賈似
道都督天下軍馬出師討賊太平州守臣孟之縉叛
國遣降文越境過安慶迎賊錢真孫以江州叛韃尙
以安慶城在山頂兵糧皆具勢不可攻深畏守安慶

將臣范文虎作敵韃兵圍安慶仰望山城若在半空
未數日韃兵怨形歌曲二月文虎以安慶叛伯顏大
喜得志蕩蕩深入賊犯池州城陷通判權守池州趙
卯發誓不叛國夫婦自經於倅廳賊酋伯顏入池州
亦賞歎忠烈始平章賈似道出師謀入安慶山城開
都督府時大軍至京口報文虎以安慶叛似道失望
大軍不可前進遂提兵止駐魯港却就舟中開督府
尚召夏貴領兵至軍前諸將亦至俱未見功獨拜孫
虎臣升節度使俾統領軍馬諸將不伏夏貴竟領兵

歸廬州似道遣宋京使韃軍前甘償歲幣伯顏問曰
大宋出師誰爲大將京以虎臣對伯顏及劉整呂
文煥輩意皆欺笑伯顏忽問叛去將臣曰行在何時
可得呂文煥曰內地雖近有軍有糧非三四年攻擊
不可得范文虎曰內地虛弱不足應敵驅兵而入可
卽得之伯顏乃信用文虎文虎爲韃前驅虎臣亦領
先鋒前進遇文虎船交相詬罵爲文虎賊船所搯又
報賊兵乘夜已偷渡鄱陽湖東凶勢已迫虎臣竟走
回號令不明軍勢自亂二十三日虎臣與似道密

語移時似道驚疑失措虎臣懷懼不肯負荷死戰一
矢不發似道虎臣各船遁走諸軍俄失似道虎臣所
在二十八萬正券兵一時俱潰散似道舟飄於真州
朱金沙淮東閩臣李廷芝遣兵救似道入揚州城官
誥金銀關會船一皆遺失虎臣遁歸泰州堂吏翁應
龍持都督府印遁歸行在江右閩臣黃萬石叛密信
降韃反一一截取朝廷調兵省劄盡持示韃萬石
卽剃三搭辮髮胡服饒州守臣唐震叛延韃酋入皆
南人疑爲強盜僞曰韃兵所襲卽殺賊反正賊再至

唐震與賊戰城陷爲賊殺江東提刑謝枋得降賊後
挾鄧傳諸洞民兵反正殺賊甚多示榜主張大宋
氣數甚力三月似道致書丞相章鑑曰虜勢已迫但
促三宮渡海似道當海中迎聖駕矣似道又手
批諭殿帥韓震命之促三宮渡海手批誤達殿司
副帥彭之才之才密告丞相陳宜中卽與編修潘希
聖謀希聖從史誅韓震陳丞相密奏行其事始以計
呼韓震至試驗其語意果恃似道跋扈不法韓震謂
三宮不動但殿司山上發土砲入皇城警以虜至

三宮可遷駕矣遂命壯士出勅示斬之韓震子女
及裨將闕出國門叛而歸韃丞相章鑑遁身去國王
燭拜左丞相闕朝論奏赦似道罪促其歸越終毋喪
建康鎮江常州俱叛京師搖動三學上書言京師國
之根本不可遷都自委社稷爲棄物太皇批詔諭
三學士子及百姓當與汝同一死生爲誓中外咸悅
四月京湖閩臣朱禩孫節度使高達並叛沙市倉官
司馬夢求見虜至自經而死六月朔日食九分有強
似道自揚歸越首招心腹密客廖瑩中飲是夜瑩中

飲畢而歸卽死咸疑似道有異謀懼事泄以飲食藥
瑩中死衆議紛然丞相王燾首奏似道罪乞貶竄似
道似道貶循州褫爵籍家攝山陰縣縣尉鄭虎臣素
啣似道竄其父死貶所之讐意乞防送似道謀報私
讐判越州福王趙與芮素以受似道所制爲憾竟命
虎臣押送似道之貶所 朝廷竄籍似道密客貶其
黨與收叙似道所竄逐人官爵丞相陳宜中收用人
才旌賞激勵方有條緒京學上書咸議陳丞相卽抗
疏自辯竟歸田里丞相王燾除平章軍國重事留夢

炎拜右丞相議遣承宣使張世傑步帥劉師勇等分
兵水陸夾攻未幾平章王燾遁避去國七月劉師勇
由陸路進兵復常州張彥進兵至呂城馬墜斃爲賊
所擒師勇止守常州八月張世傑統率孫虎臣等分
部兵船由許浦進京口世傑所部兵船交戰正得勝
俄見大船無數自揚州第二溝出因賊不張旗幟我
軍別部兵船誤認爲揚州闖臣援兵至意不爲備爲
賊所入孫虎臣竟命鳴鑼所誤我軍盡退兵賊兵進
攻我軍敗於焦門忽風水俱不利世傑亦退兵 太

皇屢降手詔趣丞相陳宜中還朝九月右丞相除侍
讀陳宜中始還朝尚書文天祥挺身作檄傾家貲糾
集吉贛鄉兵三萬人勤王至行在除浙西制置使
開闢平江府鄭虎臣押送似道至漳州木綿菴似道
踞虎子虎臣踢其陰而死後少保張世傑問虎臣不
奉朝命私殺似道罪斬虎臣十一月常州受韃賊圍
四十日城陷劉師勇給北裝辮髮詭計出韃兵重圍
歸行在都統王安節於常州罵賊戰死賊嘗擲十萬
戶金牌誘之安節曰我不作兩朝臣湖州獨松關陷
於潛千秋關陷陳丞相檄浙西制置使文天祥提兵
勤王退守臨平國勢危迫屢次降詔趣淮西闔臣
夏貴京湖闔臣朱禩孫六郡鎮撫使呂文福等提兵
勤王並不至皆從叛貴潛受韃王忽必烈僞命衣
服笠劔等物語韃曰汝若得行在當以淮西來歸勿
我慮也無錫宰阮正巳不屈抱縣印赴水死其子亦
從父水死隆興府陷劉槃叛都統施炎戰而被擒不
屈十二月平江府湖州嘉興府陷丞相陳宜中力請
三宮遷駕直逼太皇病榻殿前奏曰昔賊未近

不宜輕動自召亂端棄宗廟社稷今賊既犯京畿不容不遷都設或不然有難言者太皇曰昨卿等三學諫朕勿遷都今乃逼朕遷都朕病去不得韃賊果至當投龍池死二年丙子正月陳丞相密說奏請楊太妃挾所生二王浮海奔浙東吉王進封益王天下兵馬都大帥信王進封廣王天下兵馬副大帥陳宜中除都督天下軍馬吳堅除左丞相賈餘慶除右丞相十三日韃賊犯行在臯亭山丞相陳宜中又告太皇家姪節度使謝堂再三委曲奏請遷駕

太皇曰汝姓謝寧管得趙家事教丞相來及陳丞相至太皇曰渡江有舟否曰有曰舟大否曰舟大曰舟大可以盡載京師百姓去否丞相不對丞相又以死戰爲奏太皇不允惟主於和丞相又奏和則作降文授韃自稱之字甚耻聞之不若遷駕爲上策太皇曰倘能爲生靈計此一字亦不惜太皇昏耄死不肯從遷駕策陳丞相卽與武臣張世傑劉師勇蘇由義文臣曾淵子趙潛等并奉國璽浮海奔浙東韃酋伯顏聞陳丞相挾二王南奔賊甚心變欲

直入屠弑京師 朝廷命文天祥借右丞相名使韃
軍前與韃酋伯顏語辭氣甚慷慨激烈辯析夷夏忠
壯不屈不跪賊談稍平 朝廷命高應松作降文授
韃彼以爲無哀痛請命之意又易劉裒然爲之丞相
執政百官盡出國門迎韃賊或跪或拜莫不叩首乞
命十八日行在陷叛臣呂文煥首入犯國門叛臣范
文虎首入犯 大內 太皇病不肯出逆臣駙馬楊
鎮術給 太皇遷過別小御床就床昇 太皇出授
伯顏韃酋唆都領兵犯浙東逼 二王 二王御舟

泊明州定海索 朝廷先所分寄明州金銀綱沿海
制置趙孟傳不肯發其金銀應副 行朝軍需承宣
使張世傑親入明州責罵孟傳僅還金銀三百匣繼
孟傳叛以明州降韃湖南閩臣李芾孤守潭州於隣
郡屬縣盡叛之後韃賊圍城凡六閱月力已不支不
肯叛國左右皆逼芾芾曰汝輩欲叛耶芾命劊子自
殺家人芾又重犒官賞金銀與劊子命斬芾劊子再
四不敢芾又命斬劊子乃朝服自經於雄湘閣上仍
縱火於閣下終盡歸於灰燼漕運鍾蜚英亦不屈先

自經而死及潭州官僚吏卒百姓莫不爭死於繩刃水火之間一城之民皆忠壯激烈韃賊亦愍之二月伯顏脅全太后幼君出國門丞相吳堅賈餘慶叅政家鉉翁劉岳以下官僚並奏乞封贈三代及妻孥太皇從之堅輩不救國難尚慕虛名報國之心安在堅輩之罪何可勝說賊脅吳堅以下並北行晦日丞相文天祥泊京口虜館夜遁渡江歸國三月朔京口韃賊閉城三日排門大搜天祥已奔真州由泰州渡海而南全太后幼君六宮親王並北

狩渡揚子江聖駕官車凡九十三輛大小官使六十餘人有叛臣教韃酋曰越上福王趙與芮理宗親弟度宗本生父福王家多子姪大宋根本猶在逆臣楊鎮使臣夏若水盡逼取福王及子姪輩並北狩二王至温州御舟駐江心寺謀建行都迂續國脉南奔福州夏貴以淮西授韃去夏靖州太宋康叛挾郡印出城降韃通判張希顏閉城拒極力整齟備禦靖州本隸於湖北閩臣以朱禩孫先叛越界聞之於湖南閩臣遂爲之奏希顏除知靖州繼除湖化

提刑靖勢不可守希顏移治飛山上通結洞民堅守
殺賊謀爲恢復計後因 朝廷遣趙立賫省劄持二
顆節度使印迂道避賊由田楊國入蜀諭咎萬壽張
珏各拜節度使提兵出蜀勦虜勤 王立甫經由飛
山下希顏留立相議乞留二節度使印借此印爲說
挽萬壽與珏出蜀拜受節度使印庶幾希顏可與萬
壽與珏協心同謀恢復事立遂以印授希顏會萬壽
之姪德威偶以軍事經過飛山希顏不知德威已懷
叛志喜而招德威痛與德威謀論殺賊事立先知幾

飾說遁去德威曰勢不兩立即殺希顏於臥內希顏
忠赤艱難有大志爲叛臣所殺不克集事惜哉嘉定
帥臣咎萬壽叛四月丞相吳堅等已陷幽州尚率百
官入長壽宮滿散 太皇壽崇聖節堅輩欺天一至
於是太守趙淮居閑遁避受擒不屈韃酋阿木遣淮
叫維揚叛及淮臨維揚城叫城上曰此城昔我祖我
叔父爲 朝廷修峻甚勞苦語制置決不可與賊賊
首責之併罵甚烈被賊殺淮之僕亦不屈被殺淮方
之孫范之子葵之姪也施炎罵賊不屈被賊殺韃酋

伯顏勒丞相吳堅等矯太皇手詔諭淮閩以淮東
與韃閩臣李庭芝及姜才迎詔入公庭率官僚泣拜
而焚之語虜使曰此藝祖高宗物也豈太皇
可以私與人乎遂斬虜使五月初一日丞相陳宜中
擁立益王卽位於福州改德祐二年爲景炎
一年上楊太妃尊號福州州城南壁忽崩七里行
在謝太皇北狩廣東經略徐宗諒密書通叛臣呂
師夔許以廣東叛國降韃隨駕內嬪某氏賊欲犯之
不可得書裙帶曰誓不辱國誓不辱身自經死於虜
館自去歲賊首阿朮築灣頭築楊子橋築朴樹灣分
屯死厄維揚至七月維揚糧絕閩臣李庭芝與都撥
發官姜才統馬軍五千人步兵一萬人來入泰州謀
涉海而南朱煥以揚州叛遂以報賊中道遇賊首阿
朮截戰步兵盡陷獨馬軍勝擁庭芝及才入泰州韃
兵俱集阿朮築土城圍阨泰州不幸姜才病腰疽伏
枕泰州守臣孫良臣叛阿朮入泰州庭芝赴水虜以
鈎活取之才尚按劍而語虜昇才出衆語勸才降賊
唯背面不語遂鐵索鎖於夏貴節堂一日衆首把盞

令叛臣朱渙諭勸庭芝及才飲酒庭芝不飲虜酒但垂淚不語才卽罵曰天不與我耳與我汝賊輩皆剛於我手歸罪指罵老賊夏貴甚烈貴抱愧不對徐啖阿朮曰畱庭芝及才終無益阿朮遂斬庭芝庭芝受刑到無血剛才才罵賊至死不絕淮東諸州皆叛先叛臣黃萬石剌三搭辮髮身統韃兵深入邵武軍說諭守臣黎立武叛立武不從棄城奔福州萬石遣人傳韃命四散說諭州縣叛至浦城縣縣尉趙孟通辯罵呼衆擒剛賊使浦城縣升爲忠安軍復邵武軍萬

石竟遁八九月韃兵自湖南入廣東熊飛以兵戰逐而退武臣馬堅於廣西糾募壯士數千人先嘗欲往救潭州圍中塗聞潭州陷卽回遇賊鏖戰四十里適廣西經略李與已死堅徑入靜江府據郡治開府庫辦守禦事自請於福州行朝旨任以廣西之寄守靜江府殺賊不勝城陷堅提兵巷戰爲賊擒不屈被賊殺叅議鄧得遇不屈水死靜江一城之民俱爲賊殺得逃入西山者七百人賊後許以不殺招其降七百人不肯叛皆自殺十一月江東江西路諸關隘俱陷

及海道賊船俱至。行朝又棄福州。御舟至南臺海口正遇叛臣王世強所部韃舟時世強猶有人心竟不縱賊船相逼容張少保奉。景炎皇帝御舟奔海而去後賊知世強縱。御舟奔海去遭賊訶責悶氣而死嗣秀王趙與擇將扈駕三千兵過飛鸞嶺上遇韃酋阿刺罕領兵三萬人至與擇死戰數合殺賊十之八九與擇全軍陷沒與擇被擒不屈被賊殺王世強犯福州。行朝竟以舟爲國綴旒國祚守泉州蒲受畊祖南蕃人富甲兩廣據泉州叛大裒金賊迎

賊反寇張少保兵船韃遣人說三郡宣撫使守興化軍陳文龍叛文龍作書與韃願得興化漳泉三郡奉大宋香火勿來攻伐我七世受。朝廷爵祿決不叛國密爲左右所賣導賊入城文龍被擒與賊辯罵縛至行在病死終不屈二年丁丑泉州素多宗子聞張少保至宗子糾集萬餘人出迎王師叛臣蒲受畊閉城三日盡殺南外宗子數萬人張少保提兵圍泉州九十日不下殿帥李勝用命攻泉城被賊擒罵賊不屈爲賊所剛九月復福州受畊報韃賊阿塔海領兵

合至張少保退兵入海遇韃賊揚首交戰賊舟大敗而去監軍趙必宰糾義兵勤王遇賊被擒爲賊殺忠臣陳文龍之叔陳瓚糾義兵迎王師除守興化軍後韃攻興化城陷瓚罵賊甚烈親爲賊首唆都所殺叛臣呂師夔率賊首塔出由江西入廣東取經略徐宗諒許叛廣東州郡宗諒猶豫棄廣東遁去廣東諸州皆叛始陳丞相意不欲圍泉州攻受畊謂殺南人不損韃賊無益張少保怒受畊反爲韃賊寇竊大宋兵船決於圍泉陳丞相懦儒張少保武臣勢不能

統攝語多不合况左右前後或人或鬼頃刻之間變化叵測陳丞相身護玉璽兵船前行竟托失風奔占城國三年戊寅三月重慶府城陷閩臣張珏遁至忠州爲賊擒六月景炎皇帝以病崩於南恩州界少保張世傑擁立廣王卽位於海外碇洲行朝鑄金璽行事八月景炎皇帝攢葬碇洲謚端宗陵曰永福九月復廣州崖山建行都徙廣州民往居爲市海外諸國懼韃垂涎月貢金銀米帛克給朝廷軍需爲屏蔽攻賊計十一月丞相文天祥兵入潮

陽縣爲韃所擒不屈改景炎四年己卯爲祥興一年
改本天曆福建以南沿海諸郡自景炎後南兵至屬
南北兵至屬北反覆不一蕩爲血區祥興一年正
月初十賊酋烏馬兒兵犯崖山我軍與賊轉戰兩旬
餘先賊屢敗賊再進寇勢急棄崖山我軍巨艘七八
百隻大可容千人泊崖山與裏下碇相維勢若履平
地外有小黑船千餘游擊甚駛與賊相戰甚利軍容
嚴整烏馬兒領兵十餘萬視之意怯勢不可傍賊但
據崖山爲寨我軍乘夜節節劫寨偷斬賊首累一二

千級賊疑爲神異有叛將撥發者廬州人失其姓名
領三百人降韃曰張少保所部兵獨有淮兵千五百
人精勇無前餘皆民兵無足畏外若不可傍內實虛
弱凡小黑船出擊得利之兵卽巨艘之淮兵小黑船
歸則淮兵復居巨艘不過此千五百人出入張其威
武若俟小黑船淮兵游擊時以重兵掩內虛之巨艘
從後擊之必敗烏馬兒可其言二月初六日賊果俟
隙後攻我軍內虛莫敵後船兵盡走聚前船賊四圍
合攻淮兵打水路死戰出船少保張世傑奉祥興

皇帝奔遁唯餘巨艘十九隻淮兵千五百人及民兵而去餘小黑舟亦追奔去制置趙潛制置魯淵子節使蘇由義各統舟師分戰各遁楊太妃蹈海死丞相陸秀夫朝服蹈海而死叅政單公選亦蹈海死惟掌金璽官抱璽蹈海胷礙舟尾繩木間不墜下水爲賊得張少保先嘗遣使海外某國借兵夾擊賊張少保遁後一日果有四五百艘至或報陳丞相兵船同至探張少保敗遁不與賊戰卽去張少保未遁之先趙潛蘇由義等聞報賊兵頗少衆議可以進兵擊賊獨

張少保不肯遂止嘗聞崖山陷虜忠義之士咸議張少保失在此不乘時進攻殊莫曉當時意獨我臆度張少保恐賊舟埋伏先驅輕兵相撓疲我兵力然後驅重兵相壓爲慮否則俟海外某國兵船行夾攻之法張少保入死者數說叛者衆始終一誠不變不屈豈可執此議其非或抱高見又非人測度可及天不右宋無以施其智動成左計原其心寔無瑕可指韃酋屢遣人說張少保叛世傑曰我本北人寧不知北人肺腑彼安有終始我受朝廷爵祿歷年已深

終不忍悖之我焚香誓於天久矣不然幼君置於何地我唯有死耳張少保妻妾子女先陷虜韃酋屢俾其妻妾子女等作家書喚之歸韃皆置於不從曾淵子等諸文武臣流離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別流遠國承宣使周文英叛反攻劫大宋金銀船盡奄入已爲韃賊窮追攻寇大宋南奔餘舟殺魏辰等陳丞相初奔占城國後占城降韃遣士卒服事陳丞相實寓監絆意又遁而奔閩婆等國或傳張少保今駐軍離婁陳丞相張少保流離奔走之間竟無一

人興脅之刺之授賊之心非二公精忠大義何以得人心如此耶忽必烈聞倭國富庶垂涎其國屢遣人說其來臣倭王作書報韃王大意曰大宋無失德汝行逆篡今垂涎及我我當興兵誅汝汝來降我則可不降則來與我戰先忽必烈遣哲里伯由高麗攻倭人船俱陷於海辛巳六月韃兵由明州涉海至倭口遭大風雨作人與船俱陷又大敗而回倭遣使責占城不戰而附韃占城有悟意始背元韃大宋工部郎中阮同老流離海中被賊擒賊授北靴與之易

南服同老拔刀斬北靴尖終不屈被賊殺韃酋唆都
往攻占城又敗而歸壬午春倭國舟師來攻韃人沿
海一帶不得其隙而入悠揚數時而空返秋末俱蒙
國遣使遺韃一合一帶或謂寓合掃之意其事未易
量安南國遣使入韃謂彼土少婦人願歲得婦女以
千計歲輸金銀爲報十一月丞相文天祥已陷虜五
年萬挫不屈一旦覩 德祐嗣君拜而大慟指忽必
烈肆罵甚烈數其五罪爲賊斬而剖腹食其心肺近
陳丞相挾占城出師甚盛倭國出兵已奪高麗謀攻

幽州回回挾塔利狗國等出攻韃西北邊甚得利逆
韃亡 大宋興此正其機也 德祐後變故非言所

可盡聞見不詳慮訛其事不敢悉書合輿情所論誤
國者賈似道也縱韃渡江犯京師者夏貴也 太皇

昏老 太后善儒 嗣君幼冲內無相外無將諸郡

皆叛臣 大宋安得不厄陽九之運也今咸曰魏寇
儒者誤國雖實有之然文公天祥大忠極烈超前絕
後豈可例之曰魏寇儒者誤國乎或諉曰數其然豈
其然乎似道當國十六年獨攬大權禍福天下行七

司法而吏格日峻買公田而富家力乏貶死前丞相
吳潛殺守潭州有功向士璧在內百官賣諛尸位在
外諸將絕賞生心人才沮氣日就消鑠及乎出師無
謀爲韃所襲一矢不發似道誤國大矣 太皇不肯
遷奔渡江京師衆大之區不受韃賊屠弑之苦卒受
太皇至大之賜公論則曰 太皇不當顧憫百姓
不遷都當論正統社稷爲重從丞相陳宜中之奏爲
是大辱叠至含淚北狩此時雖有悔心已無及事至
今忠義之士不得不重爲 三宮大哭大痛也猶幸

陳丞相密說揚太妃挾 二王南奔火德一脉不至
絕滅閩中儒者咸賦詩譏議其不挾 三宮乃挾
二王此論固是陳丞相未嘗無死請 三宮遷都之
議恐天下公論罪以似道之罪昔議似道今自陷其
非所以不敢強脅 三宮遷駕實不得已挾 二王
行是時內外公卿將帥士卒指天誓日委身報國
朝廷悉棄官爵金銀買其心命珍賊去未旋踵朝報
某叛暮報某叛者卽其人柰何柰何烏得不歸於大
破極壞也韃主忽必烈嘗問僞丞相火魯火孫曰俺

聞江南百姓率怨俺行事惟思大宋舊政既得民心胡爲又失國火魯火孫曰大宋愛民之道有餘用兵之政不足率爲邊將誤國賣降火魯火孫韃鞨中黠而直者其見甚有理亦知大宋得人心如此失國如此寓意諷罵忽必烈行事盡於此見之奚待多言哉韃人嘗語南人曰似道出師時伯顏及諸酋俱懷畏欲退歸江南或有一戰勝俺俱去縱未去亦不敢深入始雖渡江中頗疑懼不料深入如履平地至家彼語深當惟韃賊進寇漳泉及海道寇廣爲我

軍所殺連年實不計其數漳州屢反正陳某據山洞自守韃賊十攻九敗獨有此一脉不絕然欲攻出則未能也先南兵畏韃如千秋關獨松關馮公嶺關八嶺隘關分水嶺關諸小關隘聞虜輕兵至卽兵遁關陷或能堅守韃賊擒土民拷打詰私路不語者殺民畏死率度地勢妄告以路就驅土民斬荆榛攀崖巖果別得新路突入關隘內彌望皆賊卽兵遁關陷自賊入南彼此俱無大戰朝廷內外軍器米糧非數可計獨知行在軍器庫銅鑼亦存四萬面其他兵器

爲數尤夥平江府諸倉米儲四百五十餘萬石韃分
兵遷徙朝廷車輅鹵簿諸法物內外諸路軍器米
糧玉帛金銀寶貝文籍車徒舟運塞路蔽河歷月逾
歲曾未止歇韃凡得叛去州縣鄉村排門數次脅索
金銀曰撒花不叛地殺人燬屋盡劫子女玉帛曰打
虜所陷城郭賊悉平爲土然則金穀非不足也甲兵
非不多也城郭非不具也特無人耳但我宋列聖
無失德天文無變異人心無怨懟 藝祖 高宗境
土安遽已矣乎必有所待而後興也夷狄素無禮法

絕非人類昔中國限之於外但見衣冠禮樂之盛不
染干戈臊臭之毒一旦莽爲夷域盡見醜惡凡虜有
姓者皆中原遺民今韃目曰漢人韃鞞則無姓或娶
漢女爲婦生子願有姓者竟隨母姓又有畏吾兒乃
韃鞞爲父回回爲母者也又回回有數十種亦無姓
回回卽回紇也彼俗不食猪俗傳爲回回之先所日
出也韃鞞卽今元賊也今韃主卽忽必烈乃蒙哥之
弟也韃鞞本靺鞨部唐滅高麗靺鞨四散遁走遺種
奔逃陰山北曰韃鞞女真西北有蒙國唐蒙兀部其

人不火食生啖獸肉兀朮欲滅之不克後蒙人虜取
金人子女生子孫漸不類家人漸能火食忽來與韃
韃通好合爲一韃韃卽假號曰蒙古國乃攻金舊傳
韃韃舊界東接臨潢府西接西夏南接靜州北接大
人國韃韃有數種黑韃韃白韃韃熟韃韃生韃韃忒
沒真則黑韃韃也忒沒真死無子其弟幹真之子兀
窟帶立及死兀窟帶妻六婦據國後兀窟帶子闊谷
立及死兀窟帶弟駝樂又名脫澁別斂之子蒙哥立
及死蒙哥弟忽必烈立駝樂有三子長曰蒙哥次曰

忽必烈次曰阿里孛哥先命據鎮回回地面 開慶
間阿里孛哥聞蒙哥死忽必烈歸立傳國阿里孛哥
指罵曰忽必烈汝漢種也亂俺家法謂蒙哥忽必烈
之母俱漢人也阿里孛哥之母則韃韃遂自視爲適
子以兵來爭力不勝忽必烈遣物致和而去蓋夷狄
素重母故也阿里孛哥死弟拔都代其職守乃幹真
之孫忽必烈寇江南頗借回回爲兵皆歸消折拔都
問忽必烈曰昔蒙哥死阿里孛哥當立而汝強立之
今我代阿里孛哥之權汝得江南宜以汝舊有之地

與我汝自去守江南忽必烈與之子女玉帛屢不爲足嘗遣韃子泂谷瀘及僞相安東爲使復賫物爲餽說其安靜拔都竟留泂谷瀘及安東爲質忽必烈有權臣曰阿合馬回回人也爲僞平章久擅韃人一國官職財賦之權苛尅貨利殺害良善多奪人之美妻豔女韃之內外上下大以爲苦獨忽必烈信任焉有子四十餘人半有權職窟宅七十餘所分置子女妻妾江南內外寶物俱半匿聚其家拔都自僭建宮殿於回回地面暗通結阿合馬將謀響應興兵奪忽必

烈之國阿合馬忽命其子亦掌兵權僞平章張酋深疑阿合馬數子皆據重權今令子更握兵權意不良與其黨王著謀著勇不顧身歸家析棄妻子密用術計給以忽必烈之子真金歸幽州急呼阿合馬至著持金瓜槌竟搥死在地軍民盡分鬻阿合馬之肉而食貧人亦莫不典衣歌飲相慶燕市酒三日俱空阿合馬之黨矯忽必烈命殺張酋王著等暨忽必烈知矯命妄殺忠良蔓及別酋死者幾百人籍阿合馬家生南珠一千八百餘石蓄馬十餘萬匹家口七千餘

八史 下卷
人並分徙入諸首家爲奴婢諸子皆斬剛剝皮盡拘
呼市犬令食其肉仍各籍其家其妻妾奴婢亦分徙
入諸首家爲奴婢且根窮黨類支蔓無辜打勘索鈔
猶未已由是回回不許與韃靼內外事亦不許佩刀
出者不許還家韃人咸壯王著此舉即至以下欣然
施與真北海青衣襖裋三千件焚而爲祭忽必烈用
火魯火孫爲僞丞相行事暫寬諸路苛苦韃民方喜
未逾數時仍酷虐過前虜法朝出夕改反覆不一韃
人素不自信閱歷熟諳其詐僞也近拔都縱汧谷瀘

及安東歸問忽必烈索地併累索所借回回之兵拔
都所據守回回之地皆阿合馬族類謀爲阿合馬報
讐相與拔都大興兵攻忽必烈拔都得回回効死正
寇韃西邊韃深受其患忽必烈有三子長曰真金次
曰戶合真又次日曰汧谷瀘僭封戶合真爲安西王據
鎮長安嘗謀篡父位事洩爲父殺忽必烈老而病廢
已久屢欲傳國與真金族人俱不從謂我家無此法
汝在一日自爲一日彼自忒沒真來素不曾傳子長
安遼東西夏舊韃靼地回回地皆韃靼親族分鎮今

真金已漸預韃國之事忽必烈死真金斷襲國韃既
無傳子法族人必興兵互相屠戮淨破韃國乃已舊
韃輶所居並無屋宇瓊帳爲家得水草處卽任獸皮
爲衣無號令以合同出入不識四時節候以見草青
爲一年人問歲數但以幾度草青爲答自忒沒真驅
金酋入南 嘉定癸酉歲據古幽州爲巢穴卽亡金
僭稱燕京大興府也漸學居屋亦荒陋逮 咸淳間
韃僭取 大宋開封府大內式增大新創始略華潔
虜民咸可造穹廬與韃王通語韃法人凡相見來不

揖去不辭卑求尊跪而語韃禮止於一跪而已雙足
跪爲重單足跪次之忽必烈篡江南後一應漸習僭
行 大宋制度猶禽獸而加衣裳終非其本心故辮
髮囚首也坐無別逆心惡行滅裂禮法卒不能改也
始不通國號年號之事先叛去者教之 咸淳初韃
始僭號元 寶祐丙辰韃始僭年號曰中統次曰至
元襲亡金僭效 大宋楮幣之法易名曰鈔以通貿
易東高麗西夏北地諸國莫不爲韃吞併自古夷
狄凶禍之盛土地之廣惟韃最强最逆上下好色貪

利如蠅見血如蟻慕羶滅天理窮人欲罔所不至今
韃靼人亦自怨其虐惡極天怒亡在旦夕韃盛凡六
世七十年僭天子京師百官之稱胡無百年之運應
斷在是矣其曰忒沒真下暨忽必烈伯顏阿朮之稱
皆其小字衆皆得而稱韃主素以歲二月往陁山避
暑八月還幽州陁山又名炭山在幽州西北八百里
地坐水鄉舊金酋避暑之地僭升開平府北漸入韃
靺草地舊界六月并有冰水帶黃油鐵腥臭氣四時
雨雪人咸作土窖居宿北去竟無屋宇氊帳鋪架作

房如雞籠狀門高僅五尺出入必低頭或笠帽撞帳
房或脚犯戶限俱犯扎撒見郎主鼻衄紅涎穹廬氊
席爲第一罪卽拖犯者繞地三匝衆拳打死韃法兵
機甚密行軍甚速例抽丁克兵曰簽軍軍器糧食皆
自備仍劫虜爲活計統以百戶千戶萬戶秋出兵春
休兵歲歲驗中秋夜月明爲利卽興兵若中秋夜風
雨晦冥爲不利卽不興兵韃兵之強得馬之利居多
所以江南出軍不若也其回回砲法本出回回國甚
猛於常砲至大之木就地立穿砲石大數尺墜地陷

入三四尺欲擊遠則退後增重發之欲近反近前嘗以此砲攻于闐國彼國以椶櫚皮結網懸覆城上攻不入竟止箭則柳條爲之兩陣議和則虛挽弓相射換箭而去韃人甚耐寒暑雨雪饑渴深雪中可張幕露宿今皆不懼熱且慣於乘舟高山窮谷馬皆可到裹糧以肉爲麩乾貯爲備饑則水和而食甚漲飽可一二日攪馬乳爲酒味腥酸飲亦醉群虜會飲殺牛馬曰大茶飯但飲酒曰把盞雜坐喧溷上下同食舉杯互飲不耻殘穢飲酒必囚首氊藉地坐以小刀刺

肉食授人人卽開口接食爲相愛卑者跪受賜行坐尙右爲尊久不相見彼此兩手相抱肩背交頸搖首齧肉跪膝摩膝爲極慙懃韃王剃三搭辮髮頂笠穿靴衣以出袖海青衣爲至禮其衣於前臂肩間開縫却於縫間出內兩手衣裳袖然後虛出海青兩袖反雙懸紐背縫間儼如四臂諛虜者妄謂郎王爲天蓬後身衣曰海青者海東青本鳥名取其鳥飛迅速之義曰海青使臣之義亦然虜主虜吏虜民僧道男女上下尊卑禮節服色一體無別云三搭者環剃去頂

上一彎頭髮留當前髮剪短散垂却析兩旁髮垂縮
兩髻懸加左右肩衣襖上曰不狼兒言左右垂髻礙
於回視不能狼顧或合辮爲一直拖垂衣背男子俱
戴耳墜俗不好文身韃賊舊去孔子冕冠衮服謂不
當服天子服僞爵率有定價負園野獠輸財卽得僞
爵受僞爵人腰插金牌長尺餘闊三寸番書僞爵姓
名鑿識牌上雙虎頭金牌爵爲重小爵則授銀牌諸
酋稱虜主曰卽主在卽主傍素不識臣唯稱曰解奴
婢解者至微至賤之謂又互者指其異心亦惡逆之

稱

解音打又
都海切

稱自己物則曰梯已物受虜爵人甲可

撻乙乙可撻丙以次相治至爲僞丞相亦然撻畢仍
坐同治事例不爲辱受虜爵之婦戴固姑冠圓高二
尺餘竹篾爲骨銷金紅羅飾於外若在北行婦人帶
回回帽加皂羅爲面簾仍以帕子繫口障沙塵韃虜
有妻名有妾名累十累百皆曰小妻被鬻男女曰驅
口卽江南之奴婢皆絕買死乃已父死子皆得全襲
父妻爲已妻唯正妻與生子者不可或虜主命襲又
不礙今南人漸有全襲者父犯子妻及死罪韃鞨風

俗人死不問父母子孫必揭其尸家中長幼各鞭七下呪其尸曰汝今往矣不可復入吾家庶斷爲祟之迹及茶毗刀斷手足肢體爲三四段刀破攪腹腸使無滯戀之魂若葬亦以刀破腹翻滌腸胃水銀和鹽納腹中刀斷手足肢體疊小馬革裹屍乃入棺虜主及虜主婦死剖大木剝其中空僅容馬革裹屍納於中復合其木僭用金束之於外皆歸於韃靼舊地深葬平土人皆莫知其處往葬日遇行人盡殺狗葬供佛則宰殺牛馬刺血塗佛唇爲佛歡喜齋僧則僧

婦僧子俱來皆僧形僧服人家招僧誦經必盛設酒肉恣饜飫歸爲有功德幽州建鎮國寺附穹廬側有佛母殿黃金鑄佛裸形中立目矚邪僻側塑妖女裸形斜目指視金佛之形旁別塑佛與妖女裸合種種淫狀環列梁壁間兩廊塑妖僧或啖活小兒或啖活大蛇種種邪怪後又塑一僧青面裸形右手擎一裸血小兒赤雙足踏一裸形婦人頸環小兒枯骸數枚名曰摩睺羅佛傳此教妖僧時殺人祭而食手持人指骨節數珠此妖僧乃西蕃人傳西蕃外道邪法韃

主僭加之曰帝師歲歲四月佛誕日二月那吒太子誕
日佛母殿四角置四大銀甕貯殺童男童女血殿角
塑立裸佛仗劍俯視甕中血妖僧裸形作法禱佛取
血塗佛唇爲祭與虜主以次分銀甕血飲先辦壯白
將誕孕婦裸形中坐妖僧作法呪水自見水底五色
毫光仍呪眩孕婦魂魄問其見竒特事否一聞曰見
衆執縛孕婦兩手妖僧執兩金篦刺入兩乳傍虜主
以次金銀管挿入孕婦乳傍刺孔吸飲生血見孕婦
大號叫爲佛歡喜叫漸小血乾命斷身更雪白剖腹

分臠肉食留頭剝爲鉢盂漆而金相持爲飲食器至
取孕婦心中一點血塗佛唇爲祭腹中嬰兒亦分臠
食以次分取母子骸骨至盡各和乳香納大香爐中
煨盡成灰爭取取灰藏篋筒歸妖僧持所呪妖水令韃
主諸酋拭目盡見孕婦母子乘綵雲而去四月八夜
留妖僧宿於穹廬虜主婦焚香跪禮妖僧始與同寢
衆妖僧與韃主群雌亦然至撫摩吮啞金佛男形無
所不至謂之度佛種妖僧惑郎主曰若郎主郎主婦
若郎主眷屬若我之身皆同出於佛之所生韃主惑

爲然敬信妖僧過真佛願生佛爲子故建佛母殿又
回回事佛剝叫佛樓甚高峻時有一人發重誓登樓
上大聲叫佛不絕昏眩生妖忽聞空中佛應聲手持
刃自斷男根擲棄於地竟捨身從樓上擲下粉身碎
骨而死爲事佛感應所棄男根回回爭取藥封函置
以相傳寶北地長春宮道士與番僧有讎番僧化韃
主曰道經是偽作謊語蒙哥時道士闖佛法不勝鬚
爲僧今宜焚其經韃主果焚南北州郡道藏經唯許
留老子道德經幾滅道士鬚爲僧胡俗妖怪慘酷如

是他務謬戾胡可勝數我不與北人密不入北地遊
不詳聞熟見其惡豈能盡書耶唯屢聞於人謂北人
受韃之害者曰我本金人降韃受害六十年近始稍
甦汝江南富庶即主無厭韃鞮回回嗜財嗜色如命
富者破家貧者死有日矣我聞此語更愴然淚落豈
謂窮北極陰之氣蠹蝕南土歲月已深天地氣候一
爲變易人心物性俱流遷反南人狡北人貪南人今
無聊賴賣智活家率教北人狡頗濟其貪酷暴虎生
翼惡何可當今江南人稍足者克站馬戶彼曰站者

驛也站馬者驛傳也蓄馬迎送賊曹費用甚苦一站九十里將韃王惡命者曰海青使臣一晝夜行或八站九站遇站則易馬騎馬之人用杪木夾鐵拄腰食不敢飽飽則嘔出心肺使臣走至馬死則有賞又有站船又富者出人出馬克軍諸州置機房押買江南絲白役機匠鞭撻別色技藝人亦學攀花織造段匹期限甚嚴又諸州僭置平準庫押買金銀歸北私賣買金銀皆重罪破家又包銀則論民屋間架歲納銀良重如納醋息差夫索綿造船等事排門受苦及擒

勒溫暖之家克重難陪費之役直破家鬻子女苦猶不止凡與韃王有貨利相縮者本人或逃或歿直殃及子孫宗族親戚償足乃止不然年深其事亦發難及無辜陪納一切以不恤不忍行之苛酷嚴密難以言譬尚抑逼虜吏增羨州縣誅求貨利增者遷賞虧者陪賞虜酋虜吏等盜取鈔五十貫米十石者並坐死罪虜酋率不識字決訟悉出吏手上下媒蘖人過善以言語支蔓曲折窮詰誣加人罪置於刑名如殺百十人之罪倘能重以財蒙上下則密縱犯者逃去

或復輸財見韃王鬻偽爵治虜事前罪竟置不問斷罪則不用徒流黥絞之刑唯杖臀自十七分等加至百單七而止杖隨數加闊重斬劓又酷或生剝罪人身皮曰渾脫又有三段刻殺彼曰札撒此曰條法彼曰大札撒者大條法也韃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統轄僧爲僧官統僧道士爲道官統道士其行杖治罪與韃酋聽訟同僧衣黃衣僧道皆可頂笠穿靴騎馬甚至透籍單獨祈居又怯憐口戶爲名隸籍州郡鄉村深山窮谷

各分地面打勘勾當悉莫逃其害新自汴河開河直達幽州諸路役民開掘深啣怨苦根刷弊俸曰打勘實假名苦虜西行騙財之術也州州上下司務歲一二次打勘任此責虜酋支蔓根窮賄賂歸韃州縣酋長甚苦此爲韃之勾當者人以鷓鴣爲譬鷓鴣得魚滿領卽爲人抖取鷓鴣更取魚人又抖取勞無窮利甚鮮譬酋吏苛取民財復爲韃囚脅取歸韃之苦良善更縷數其事詳言其故實不勝苦此皆大宋不忍行之事一旦盡見之杭蘇湖秀不戰與賊虜掠之

後民雖虛空幸丁丑至壬午歲歲薄稔未大狼狽諸處窘於韃酋苛取物價驟騰湧人民極窘四方假大義之名行劫婦而賣殺人而食之盜縱橫甚熾已難耕種或加水旱人之種亦逮絕矣北地稱真定府最爲繁華富庶有南人北遊歸而言曰魯不及吳城十之一二他州城郭更荒涼不足取宜乎北人來南遇有所見率私歡喜嗟呀意極睥睨江南子女玉帛謂安得變亂恣打虜之志耶直北人家屋宇不相連屬小家土爲牀土爲几案富家亦陋甚空洞無織截粉

飾寒天地窖藏火坐臥其上地寒少草木爭收馬糞曝乾克爨北地少雷少雨多雪多寒以至風俗景象一廢於靖康再廢於金亡中原太平規模盡爲寒煙衰草之荒涼所以韃人絕望江南如在天上宜乎謀居江南之人貿貿然來江南物貨皆彼所無諸物皆貴於南地數倍牛馬羊鹿多亦不賤出獵射生純肉食少食飯人好飲牛馬乳酪極肥腩生啖葱蒜衣腥食穢臭不可近回回雖浴亦臭穢彼無好米見此白米重之曰細米土產惟小米粟麥江南種種物貨韃

輪商運入北不斷遇歲歉河北禁人造酒飲者斷臂
飲之者斬彼技藝百工咸不及此地精妙已半爲之
勒徙北居北人深歎訝江南技藝之人呼曰巧兒入
北愈深婦人愈少愈貴易銀二三百兩亦欲少壯男
子價殺於婦人尤喜童男童女處處有人市數層等
級其坐貿易甚盛皆江南赤子至易十數至今貧乏
人甘絕售與其子女有酷嗜利者誘騙民家子女頗
衆甚至用麻藥街市懵少壯男子匿取去仍日以藥
懵其不叫烙足跟俾其艱遁走
德祐乙亥抵今八

年所虜所買江南赤子轉徙深入韃鞨回回極北實
莫數計生靈厄運一至於此願克虜吏皆習蒙古書
南人率學其字括以四十八字母凡平上去入聲同
一音之字並通以一字攝一字十數用極礙義理回
回書畏吾兒書又莫可曉韃近襲金人曆法差於
我朝頒曆一日今南人衣服飲食性情舉止氣象言
語節奏與之俱化唯恐有一毫不相似愚者紛然賞
金銀寶物見韃主鬻偽爵獨不思叛臣夏貴有大恩
於韃彼與其偽爵尚不與其權竟悶悶而死叛臣如

朱禩孫孟之縉等皆然獨信用叛臣青陽夢炎語近
爲阿合馬事斥去叛臣留夢炎稍得志於韃譬如醉
夫墜巖石睡虎穴中顛迷忘其爲虎反叫舞狎弄睡
虎鬚領速其醒覺自送死之道也媚賊者類是韃酋
如伯顏得江南兀朮得維揚可謂有大功於韃阿合
馬譖其私捲江南金銀寶玉極多忽必烈窮其根源
皆受囚繫不及賞伯顏阿朮輩寧不抱怨入骨韃人
無義不論道理純是力財色食四事彼極恃氣力二
字爲集事之本言力也勢也財也其所用法循金人

舊例金人本女真也金主本無姓忽慕南人有姓問
何姓爲大南人給對曰王姓最大乃譯曰元顏今韃
主亦無姓嘗遽然僭誑曰俺亦姓趙夫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朋友人倫也韃人皆悖其天誠禽獸不若宜
其有臣弑君子弑父之事此夷狄之所以爲夷狄也
天亦奚忍不早滅韃興 宋以救世道耶稍有人心
者云胡不 大宋之思耶昔拓拔氏之盛南有晉爲
中國主王猛雖胡人尚知晉爲正統之國戒苻堅勿
攻晉孰爲忽必烈伯顏阿朮輩曾不及劉聰石勒王

心史 丁卷 七
猛崔浩輩千百之一其爲中國害則大慘逆過古之
夷狄鼓禍熾毒猶未底止昔韃人用兵所破城邑縱
虜掠殺戮畢不復守其土地自南人教得一州守一
州之法韃奪襄陽後主於守土勢脉相應根深枝連
蔓引惡醱難遽撲滅然古未嘗有有陰無陽之天地
亦未嘗有純是夷狄之世天旋地轉其機固易然七
八年來採訪人才心所思目所擊耳所入欲倒一二
指實不可得有才智而無忠義臨危必生異志有忠
義而無才智其力難辦大事必兼二者乃可降是取

其一求其真忠義真才智之士亦未之見或觀其議
論若有可信密窺其心迹內抱一貪初無實能將才
猶難得以是朝夕寃心竟不釋然於懷我嘗有詩題
前後臣子盟檄後曰死亦烏可已卅心闡大猷恭承
父母教用剪 國家讐日破四洲夜天開六幕秋終
當見行事不與世同流又曰生或不就緒死當償夙
願罔使竟食言劫劫抱長恨非徒托歌詩寓興之辭
實生生死死決行之事腥徹九天寃入九地中國盡
誕韃雛欲勦其遺育則不勝誅戮果何法洗蕩還其

清淨痛痛刺心魂魄悵惘反覆謀度不過此事如之
何而遽已哉如之何而遽已哉故凡聞見逆邪之事
深懷憤恨嘗銘誓於心曰我逆我邪願汝滅我汝逆
汝邪我誓滅汝期救此心同歸於正確於不變一其
無極我終當與之決同歸於一是之天旦旦願望中
興謂卽刻可見不料八年今尙未復如抱久餓思食
不能自活但恐或者望南旣久意必墮於倦懶陷北
漸深心亦隨之弊化卒陷於僞逆之地此當世人心
之大病也願火德速開中興之天立億千萬世人倫

之統正今日之大事我決爲之矣 德祐八年壬午
春追思歷年聞見大痛之事略無次序多所遺忘深
悔舊不識以日記然狂走無朋千不聞一縱書之亦
不備雖聞隱南遊北之士多作日錄書所聞見遊歷
紀述頗詳固未嘗見其文決知不能爲大義一脉死
立赤幟苟非其人立論必不公正史之反不如不史
蓋無謬見謬語謬事以誤後世也今人深中韃毒匝
身浹髓換骨革心目而花眩語而譖錯竟忘前日人
心人形於清明之天愈久愈昏鬼霸靈臺寧復人形

而語天理其史耶聞叛臣在彼教忽必烈僭俾南儒
修纂 大宋全史且令州縣採訪近年事迹又僭作
韃史逆心私意顛倒是非痛屈痛屈何由伸此我
大義略序實又不容不作略序之作主乎大義大體
有所不知不求備載我紀庶事雖不該博於衆人惟
至正理實可標準於後世將身行討賊之舉先筆定
誅逆之法天理明白一死不惜惟意此略序必有差
忒尚有望於後之正直君子作史最是至難之事且
處於堂內之人門外之事聞或不真兩造在庭尙不

得其情懸隔議度豈無失誤一事之中人人所聞所
見或前或後或得或失各有異同况一人又各主一
見故聞於甲者如此聞於乙者又如此一犬吠形百
犬吠聲自是訛訛相傳矣嘗泛取目前俱見之事命
衆友各作傳記及觀其叙情理操予奪較當時之事
各爭差遠况作文之士筆易流滑據意揣度隨語所
向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更私意去取豈不重累於作
史之實過褒不稱事情過貶豈無冥怨是爲非非爲
是人禍天刑恐不可逃世之秉紀述之筆者採摭傳

八史
下卷
九
聞深察事情毋但取意語完備爲筆所使濫於無功
累於無辜賞罰當其事庶無愧於爲史則可以垂訓
於天下後世矣 大宋德祐遺臣三山鄭思肖述
德祐八年歲在壬午之春述 德祐九年癸未春正
月重修

宋鄭所南先生後叙

道本無說也見於日用常行間特迹爾是以民繇之
而不知之何者曰文古先聖賢不得已迹其迹寄於
言教天下歸於道後世神其迹之迹遽爲道在是反
與道相悖愈邈或者救後世弊乃曰文者所以載道
也然道本無說以有說窮無說殆已是故必有自得
之學始可迹其道寄之以文不然綴緝摹寫支離汗
漫縱一字源一經一言出一史析以還之皆古人糟
魄卽其中求自己物咸無焉奚足爲文乃知文者非

言語之謂亦非外至者始於進學必藉以書終於造
道當脫其書或泥於書則物矣必有自得之學主於
中繩繩然日用常行間左右逢源萬物皆備於我庶
幾委跡而天矣雖不求爲文森乎吾前道妙生機克
動流滿周於六虛何莫非文下視言語之文誠陋愚
實有志於斯願學焉或曰子性命之學及文與詩孰
師我生死一言曰終身所法惟學我 父而已今竟
絕筆言語之文養自得之學誓以正天下淵然無思
一以誠之天者定人者正我心始閑閑然若夫 大

宋中興頌饒歌鼓吹曲等作一付之天下文人騷客
矣得彼爲之卽我爲之也故跋其意叙之於後時年
四十一

德祐七年歲在辛巳十二月朔三山鄭思肖後叙

謝師寸草感時辛日十二日晚三山嶼思肖翁除
四十一
矣掛於身之明非無之也姑刻其意於之於翁報平
水中興於於烟煙火曲筆於一竹之天下文人入瀛容

宋鄭所南先生又叙

桑麻穀粟天地所產不種之採之蠶之繅之漚之緝
之織之縫之秧之插之穠之藜之穫之礮之春之炊
之卒不得衣食有人力者存天地不與於斯蓋推其
致力之地而論也我今稍知仁義措一語苟合於道
皆我父之言幼年不力我以學不進我以道今胡
盧蹀躞其聲音笑貌矣原本之論必於始受造化之
深者而德之太空冥冥至神莫名萬物德其德卒莫
報之故愈大愈不能名其名也誓欲絕言不得遽絕

於言其終古不可泯滅之天乎故吐不盡意薦爲之
後序

德祐七年歲在辛巳十二月望三山鄭思肖億翁後
序

總後叙

咸淳集一卷大義集一卷中興集二卷計詩二百五
十首雜文自兩盟檄而下凡四十篇又前後自序五
篇總目之曰心史毋乃僭乎夫天下治史在朝廷天
下亂史寄匹夫史也者所以載治亂辨得失明正朔
定綱常也不如是公論卒不定亦不得當史之名史
而匹夫天下事大不幸矣我懼大變心疾骨寒力未
昭於事功筆已斷其忠逆所謂詩所謂文實 國事
世事家事身事心事係焉大事未定兵革方殷凡聞

語正大事必疾走而去不肯終聽畏禍相及况此膏
耶則其存不存誠非可計紙上語可廢壞心中誓不
可磨滅若剛若斬若確若鋸等事數嘗熟思冥想至
苦至痛庸試此心卒不能以毫髮奈我一定不易之
天孰知心之所以爲心者萬萬乎生死禍福亦莫能
及之蓋實無所變實無所壞本然至善純正虛瑩之
天也以是敢誓曰心史且天地萬化悉自此心出縱
大於天地亦不能違乎此心旣秉誓不變決當有成
必然之理我斷斷爲 大宋辦中興事卽所以報我

父母大德天理一本而已矣敬瀝血爲語發明心
史之義薦序於後云維

大宋德祐辛巳歲季冬十有八日三山鄭思肖億翁
後叙

七言律一首

一誠盟檄死彌堅
終了娑婆未了緣
心勅雷霆開世
界手提日月上
山川劫前春壽
群生命空外風
持萬古天我大
願王行至化無
窮無盡溥無邊

宋鄭所南先生自跋

德祐八年壬午冬手定心史畢贅以五十六字寫不
盡懷誓誓其誓與 國家罔極與 父母罔極與日
月罔極與天地罔極與道罔極不變其不變無窮其
無窮一之以爲斯世斯民之心縱有慘烈於雷霆剛
斬確鋸者千焉萬焉萬萬焉復萬萬萬萬焉自反而
縮吾其往矣求仁而得仁又將焉之乎聞吾怪語莫
不笑之罵之厭之避之欲訐我之所作者亦有之稍
知理之士衣冠是言語是心事是察其所行或流於

不是則是者亦不是矣我此書示之誰耶世間萬事
一一皆幻妄此書傳之奚以然尊正統抑夷狄褒忠
臣誅逆賊願教天下萬世一一皆爲忠臣又俾之知
大宋之天巍巍乎浩浩乎發育萬物周流無窮實
非心之可測非數之可盡也故嘗有言曰大宋不
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者此也則此書不
可不傳欲藏於土又未能我死恐有日矣已矚末氏
死當卷此書納於棺中以我還我敢又立誓曰合於
天理益於世教我願我書終不可壞垂化無窮不合

天理不益世教我願我書速歸於壤勿誤將來又我
若妄語不行 父母教不辦 大宋事則此書亦當
與骨肉火化俱灰天地鬼神當誅之昭其罪如我不
妄語行 父母教辦 大宋事此書雖曰紙也當如
虛空焉天地鬼神不能違雲霧不能翳風不能動水
不能濕火不能然金不能割土不能塞木不能蔽萬
萬無能壞之者吾不知此書紙耶字耶語耶法耶誓
耶誠耶人耶鬼神耶天耶心耶理耶性耶可語者非
不可語者亦非所謂紙字語法誓誠人鬼神天心性

理以至曷壞曷不壞俱了無其以也我欲必明其故
竟不可得此不可得亦不可得議窮心斷豁然無疑
天下歸仁其如是乎維

大宋德祐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之壬午歲冬至
日三山所南鄭思肖自跋

宋鄭所南先生盟言

思肖已舍此身為

大宋討賊開中興之大業也久矣惟累年窮心謀
度無長策自奮實耻有生遂誓自為去就計生莫為
之死則為之萬萬必行之誓決不肯棄於死而竟已
然我素以獨為天心史奚托又意緒荒迫不暇別書
淨本敬以藁本鐵函重匱沉之古吳古井中大事未
成心史先出得者當毀其文我又決不肯耀誑世盜
名之空辭坐欺君欺父之實罪大事成心史出

願舉天下後世一化而爲忠臣孝子之歸則我始終
無遺憾矣雖然亦不得已也人心本善又何庸化之
而後明耶蓋其天一也今強執我之誠盟我於不變
之天焉爾

大宋德祐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之癸未歲三月
二十六日庚辰孤臣三山所南鄭思肖億翁敬盟

正覺摩醯首羅天王王療一切病呪

唵我有大願無量無邊虛空爛壞我願無盡我默我
呪先斷病魔我觀我生我實無生意歸其源六根俱
寧歸無所歸心華自開我於是時現無邊身爲大醫
王普救病難卽臻安康乃正綱常終於究竟我違我
誓我當殛我滅爲微塵聞聞聞聞娑婆訶

鄭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
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贈人云
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其不變乃所以變其變者
物也不變者道也又云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
身者蓋超乎千古之上與天地周流於不知不識之
天也養身者惜一粟以活微命役於萬物死於萬變
者也何足道哉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莫測
識焉聞北語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孤僻不以爲異
也坐臥不北向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

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自更祚後爲蘭不盡土根無
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耶不
欲與雖迫以勢權不可得也天日本中峰禪林之白
眉聞思肖名欲見未果偶會於孝子梅應發家一見
各默不語坐久之本忽云所南何不說法思肖曰兩
眼對兩眼無法可說及別去本又云博學老子思肖
卽曰世法和尚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思肖惡其宗室
而受元聘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終不得見嘆息
而去無何化其所居得錢則週人之急田亦捨諸剝

惟餘數畝爲衣食資仍謂佃客曰我死則汝主之蓋
不以家爲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宮無不
遍歷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二刹疾亟時囑其友唐東
嶼曰思肖死矣煩爲書一位牌當云大宋不忠不孝
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蓋其意謂不能死國與
無後也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
於洪荒洪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旣墟
適意緇黃自稱三外野人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
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爲大宋經造語奇澁如
庾詞莫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
此後當有巨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大極
祭煉一卷謬餘集二卷文集一卷自叙一百二十圖
詩一卷

子曰是書副本在此蓋書出後陸丈子垂函過文先生索錄謀刺苦于無資將屬楊子跋之以上諸名公其期迫甚余曰余亦附題數行何如楊子曰甚慰余遂懷之歸竟日力終卷勞極灑灑夜不成寐早據案書之曰宋亡能以遺民矢滅虜之志者如此公有幾哉德祐止二年至至元癸未二十餘年矣是二十年間與不共載天之仇讐比屋而居聯突而爨而中心所存必欲滅此朝食每一憤發聲嘶氣噎而不可號于人此二十餘年間心事何如哉若久秘藏書如冢

中壁間所得間有繆戾正史者而此無一繆或微疑謝枋得事不合余曰所南王氣其推有宋諸忠臣無一紕繆傳文丞相而曰諸奸臣妬文完名傳信國有衰颯語皆非實錄當不信黃冠故鄉之對而况大元革命萬物維新猶類詭辭以免者乎味其言揚虜醜思宋德不肖書元一字蓋不禁痛哭罵詈之切至也書此公之同人計諸名公必有慨然會心者可令井中沉牘炤耀于光天白日矣雖然余則怠矣前冬不知著書何人若遺若棄迨知爲所南先生而矜奮若

斯也孰謂紀載及藝苑雜事可漫不省識乎
崇禎己卯中秋沁園叟張世偉題



跋

崇禎十有一年歲戊寅冬十一月八日姑蘇承天寺
狼山中房浚井啓一鐵函中藏勝國鄭所南翁心史
一本完好若新正有宋失國時作皆痛哭流涕之言
所南畫蘭不畫地倪迂畫山不畫人後世視此兩人
相埒耳乃翁一段忠義肝膽直與先信國陳李張王
文武數鉅公同貫日月人未知也當年抒其幽憂筆
之薄蹠沉井底亦一時憤激無如何耳而鬼神呵護
幾四百年無恙而忽顯實翁英靈憑之其與諸忠烈

其褫鞋齒叛逆之魄於地下凜凜可思也陸子垂將刻其書行世爲文勒碑井傍祀木主於寺中若世之尸祝信國然今而後世將日星翁之名而金石其言翁於是千古如生矣子垂名嘉穎品最潔慕義若渴趙朔李固之客奚讓焉獲書井中爲寺僧達始亦好脩因緣俱非偶然嗚呼忠誠可磨滅乎哉

崇禎己卯五月後學文從簡敬書於停雲館



跋

攷德祐止二載癸未乃至元二十年宋亡已經五禩心史藏承天寺井中至我

大明崇禎戊寅十一月初八日因旱浚井破鐵函而出緘封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十字古香撲鼻楮墨如新計三百五十六春秋矣夫壁經與汲冢周書理固有之未有沉之九泉如是其久一旦顯而與日月爭光公所謂水不能濕又我知我久久書必開大明之天已兆我

八
四
太祖攘夷之讖何其神也且多載吳中故實宜補宋
史之闕關係綱常不小若祇就此僧秘藏與埋沒重
淵何異是書初聞之趙靈均而靈均遠遊思維文彥
可先生橋梓與寺僧善僕僕奔走者三閱月於季春
二十六日始得假歸倩手分鈔凡改攙塗抹批點裝
潢摩倣悉如原藁存其模範使望而興起者如覩英
靈可鑒孤忠至孝名終不泯鬼神呵護直與天地相
終始穎欲繡梓仰體公之一化而爲忠臣孝子之心
以公天下自慙薄劣更坐困窮不能不屬望 時賢

君子表彰建樹爲魯靈光爲火中蓮載之髀乘侈巨
古絕無僅有一奇事廉頑立懦垂化無窮者也
巳卯端陽練川陸嘉穎敬識於吳門之西郊草堂



跋

此鄭公心史而膠水陸子垂先生吾吳文彥可先生
爲之發明者也居恒讀謝臯羽詩歎其處宋室淪喪
隱蔚不得展至登釣臺洒淚痛哭是史乃侃侃鐵筆
直攄憤懣藏之三百六十載之前而見乎三百六十
載之後可見心在人之內苟此心不泯雖錮之九幽
長弘粟血終不隨土花俱碧鄭公固亘古孤忠而諸
君子表章願力亦詎可沒哉敬識其略以俟脩宋史
者攷焉

心史 跋
六
谷文齋茂苑後學陳宗之謹題



跋

坦嘗佩諸庭訓每慨有宋遺民欲訪購其詩文合編
風世迺僅得汪公元量林公景熙唐公珏謝公翺今
河神金龍山謝公諱緒或全集或詩鈔不無斷簡殘
編之恨至如鄭公思肖止一百二十圖詩與雜文一
卷附于乃翁菊山先生清雋集後亦非全豹也及讀
心史然後忠臣孝子心事遂昭揭於大明中天觀其
始終爲大宋尊正統而抑夷狄褒忠臣而誅逆賊力
辦中興事業其志不在文信國下書藏水土中三

百五十六年天不忍泯沒其精誠而特出之重淵神
乎神乎豈偶然哉我願讀是書者當得先生之心於
乾坤易主流離悲憤中猶一飯不忘君親百方欲挽
世道無徒奇其事以資塗說庶幾不負先生之所名
心史也已若夫是書之出文彥可先生與家君發端
已有巨筆載之於前今幸遇我

大中丞張太公祖表微闡幽梓之行世遂令孤忠大
義爲麟爲鳳于人間矣坦復讀先生卓行傳有不知
今日月但夢宋山川及遺民錄題咏諸詩心史中絕
不備載是必癸未後所作與唐謝諸公復有韜藏深
閤徼天次第而出璧合珠聯輝光文物乃所望也至
德祐下十甲字頗似隱語抑倣淵明書甲子之意乎
將必有詳辨之者

崇禎己卯九日吳門後學陸坦敬題



跋

樞幼讀宋史至德祐間事未嘗不扼腕裂背流涕大
息也當斯時也天地爲之震怒鬼神爲之飲血而况
居其世是其臣子者乎竊意文信國數公而外必多
有義不食粟坐不北面九原血碧而湮沒弗彰者特
未可攷爾適從陸子垂年伯所見鄭所南心史摹本
心史者承天寺井中鐵函中物以浚井而出者也其
文有似銘者似偈者似識語者似誓詞者間不可解
而中原左衽之悲反覆無已何其憤以痛也苟讀此

而不泣數行下者必非忠孝人矣古今正統論與余
意甚合文丞相敘事有史所未備如頸間白膏之事
尤異要爲真實不誑語也抑余聞之忠孝之至通于
神明其果是也耶我

太祖汎掃胡元廓清腥穢誰前知之而心史云我久
久書必開大明之天何其異也公又自云此書如虛
空焉天地鬼神不能違水不能濕火不能然萬萬無
能壞之者今果入水亘四百年而不壞且復出於世
矣豈非公實憑焉公方升爲日星鎮爲河岳蕩爲風
雨震爲雷霆化爲百千萬億忠臣孝子之身以鞏我
國家無疆之歷服報滅元雪宋之恥未有艾也而是
書先出後之觀者其亦將有感於斯文時
崇禎己卯秋八月姑蘇後學楊廷樞敬題



跋

此書之出人間將一年所矣余猶未及一寓目也夏
杪一日過維斗楊子見其案頭有此書余欲取歸讀
之楊子以爲讀未竟而止嗣又未及請也適天民丘
子以子垂陸先生之命屬余書後夫陸先生將以余
聞其人不必讀其書哉天下之能爲所南翁之爲者
間有之矣其能言所南翁之言者或未之概見也讀
其書而不服習其精神則所南翁自足千秋其作書
之精神于後人無與也不讀其書而徒想見其精神

則所南翁之書自足千秋其爲人之精神亦于後人無與也陸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不善讀書卽所南翁之書出將焉能胥得其精神之所存而必授之咸讀哉苟聞其人焉斯亦可矣陸先生其有以啓我乎其有以教我乎余不敏因捉筆題此數語以復陸先生將請其書而卒讀焉亦意者所南翁之書必如是而後始可讀也

巳卯霜降日吳門後輩姚宗典敬跋



跋

余讀辛棄疾所著南燼竊憤二錄不禁悚然以悲黯然以傷也二錄所載皆徽欽北狩事瀏覽低回使人不復可道不意今日又得手鄭先生此編然先生之志過棄疾遠矣復廟社之靈雪衣冠之痛一編之中深致意焉精誠所貫歷四百年而始見人間命名心史豈無意乎心者何天也天者何卽此明賞罰定是非扶三綱而張四維者也天不能無晦明之變而可恃者清明世不能無盛衰之節而嘗存者忠義嗚呼

亂離斯瘼不忘黽勉之思淪胥以鋪敢倣我友自逸
讀是編者蓋可忽乎哉
已卯暮秋長洲後學姚宗昌敬跋



跋

右心史宋孤臣鄭思肖撰凡七萬
十
字藏吳郡

承天寺井底越今三百五十有六年戊寅歲夏旱井
水涸冬十一月寺僧穿井得鐵盒心史出焉嗟乎異
哉宋亡而中國淪於夷狄也抑孰知有不亡者乎孔
子之言曰吾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深切著
明也于是作春秋而萬世之君臣以立華夷以辨心
史之作其孤憤激烈哀亂悲怨不擇於言爲不侔於
經其崇正統抑夷狄褒忠臣誅亂賊要一稟於春秋

心史
之義旨深遠哉嗚呼予於茲有感云嘗讀金史皇統
二年使劉箬以袞冕玉冊冊宋康王爲帝以臣宋告
中外當是時中國已不得爲中國矣紹興君臣萬世
之罪人也又豈知祥興絕溺時文李張陸諸忠賢後
尚有一鄭先生載筆以存宋也曰心史心者人之所
以主乎身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而其所以垂
世立教者不容其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嗚呼其所
以名史也哉抑自宰相監修國史史官之失職久矣
以信國文先生之死真仁之至義之盡也予向疑黃
冠歸故鄉語今心史所載乃元人之欲屈信國之爲
僧爲道士則黃冠一語明乎元人之飾說也矣展卷
爲之嘆息欣慟云

崇禎己卯秋吳邑後學華渚謹識



跋

昔杜征南沉碑重淵之下而歐陽子非之爲其未忘
乎名也若心史則異是心史者本忠孝之天懷披臣
子之至痛其言惻其情摯其氣哀以壯可爲烈矣嗟
乎德祐之轍彼師相者覆之而山草布衣顧欲光復
舊物扶持綱紀至藏書四百襁猶能破壁孤行使讀
之者增益忠愛杜塞奸違然則宋之人材豈不盛哉
無如不用耳是書之出予始聞之彥可文先生旣卒
業于陸子垂先生所子垂旣臨摹善本復謀請之當

寧大賢爲千秋計蓋其好義有如飲食寢處然也著書者曰鄭思肖所南先生自有傳載郡乘中
已卯中秋吳門丘民瞻恭跋



跋

聞諸史家競推左馬班范尚矣顧其網羅百代區別
九流布事屬辭揚音摛藻史之文也善善而惡惡明
得失之繇傷人倫之廢史之質也鄭公所南是編可
謂備其質者矣蓋痛心于奸佞之亡國而殷殷以殲
滅醜虜爲大事也晉豫讓之報智氏讐也漆身吞炭
三躍擊衣曰而可以報智伯矣其類是哉雖然公尤
極難耳彼其初不持毋服之似道紊政于內不辨菽
麥之幼主蒙塵于外豈得有國士之遇如讓者乎夫

人但知爵祿爲恩而不知食毛踐土之鈞厚也公視此素矣然則公之身存當日以徵宋不可謂亡元不可謂興公之史出今日以徵元徒擾宋末葉之運不得繼宋正代之統嗚呼匹夫而爲社稷重如此哉或疑是編敘次荒迫間有如銘如識等微與史體不合竊謂讀離騷者每于雜復繚繞迂夸譎怪之語而益愍其忠愛之深且摯也三復是編可以感矣嗟乎一則投軀于汨江一則沉書于管井弔屈子者惟痛哭流涕之賈生表公者迺得吳門一時後先蘊義之士

誠同有此心也夫同有作史之責也夫

長洲凌一槐敬跋



跋

文山先生之折張弘範也曰夷齊不食周粟亦自

其心何論書與不書至其獄中感懷詩則曰亡國大

夫誰爲傳祇饒野史與人看余讀之未嘗不低徊流

涕也夫以先生忠孝根著心膂豈復計後世名爲勒

琬琰而揭幽壤哉正恐革易之代人懷慙苟秉筆當

路者或多所梗避使厥是不彰心期舛錯以爲快恨

耳然則先生之欲托于野史非無以也今閱四百年

先生之事炳然可述其名非不光且大也然而讀國

同本

同本



史者觀其優游詞令猶有弱宋平緩之故習若大國
視虜而不敢斥不足以發三靈怨恫之氣于是所南
先生之書迺出自井中爲之張吐爲之洗雪噫何其
奇也豈非野史之言于是始酬哉雖然文山先生之
志在自盡而已不慮其書與不書故四百年而國史
不能亂所南先生之志亦自盡而已不慮其書之出
與不出故四百年而井泥不能蝕嗚呼後
義者可以興矣

吳郡後學朱謚敬跋

吳郡後學朱謚敬跋

吳郡後學朱謚敬跋

律